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閔徵草堂筆記

第十七卷 姑妄聽之三

17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七卷姑妄聽之三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49 元

ISBN: 9789869134965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姑妄聽之三

目次

狐神	6
人定勝天	8
好花自謝	8
巧詐失慮	11
鬼悲歌	13
鬼打賭	13
偃鬼殺虎	14
求仙	16
息戰	19
綠雲	20
羊骨卜	21
禮失而求野	22
家長之過	23
鬼後身	25
珊瑚鉤	28
天成玉	29

玉簪	29
玉蟹	29
積難敗易	30
求仁得仁	31
報恩	34
天刑	35
痕都斯坦玉	37
詐死私奔	38
煙雲過眼	39
董源舊畫	40
何謂朋友	41
辯難	44
雞報	45
善留餘地	46
爭祭	48
無心有福	49
長恨	51
信與不信	52
作鬼也難	53

妙語	54
博辯	54
殺人以活人	57
永嘉之徒	58
楚楚有致	62
原心	62
啄木鳥	64
同類相招	64
少見多怪	65
氣韻	66
感動幽靈	66
奇女子	67
鬼魅能語	68
二意深文	69
千奇百怪	71
斟酌	74
婦女偏私	75
現身說法	76
第十七卷 姑妄聽之三	
仿雕版新編	80

狐神

族姪竹汀說了一個故事，河北文安有個年輕人離開家，到密雲縣口外去做傭工，久無音訊。他的父母在家又遭逢歲荒，沿路乞討也到了口外，更想找兒子。這一家人都失去了音訊。後來有人在泰山下看見了老夫婦倆。

老人家說：「以前我倆乞食到了密雲東北，當時日暮黃昏，風雲大作。眼看就要下大雨了，遠遠看見山谷裡有燈光，我與老妻慢慢地走向那裡，想去投宿一夜。到了那裡，只有土屋數楹，用籬笆圍著，還有個老媽子來應門，也讓我倆進門去，她問我們倆的籍貫，我們都說了。老媽媽走入內室，又再度出來問我們的姓名和年歲，還問：『是否曾經有個兒子也來口外嗎？兒子是何名子？年紀多大？』我都實話實說。

忽然有個女子打扮整齊出來，延我們上坐，行禮侍立，敦促老媽子督促婢女整治酒肴，對我們兩老意甚親昵，我倆都不知原由，起身堅持要她說清楚。

那女子竟然失聲痛哭，伏在地上說：『兒不敢欺騙公婆，我是個狐女。曾經與公公婆婆您的兒子結為夫婦，原本就是兩相情悅，我並沒有想要媚他。沒想到他愛戀過度，竟然病死了。我心裡實在是愧疚不已啊，所以誓不別嫁，依著他的墳墓住。沒想到今天竟然無意間與公婆相遇，請您倆老別走

啊，我還能養活兩位老人家。」

一開始我們也很驚恐，但是那女子情意真切，於是相持涕泣，就答應留下來共居。狐女奉事我倆無不周至，轉勝於兒子還在的時候，如此六七年過去了。狐女忽然派老婆婆去買來一口棺材，還買來鍤和畚箕，我覺得奇怪，就問她緣故。

女子欣然說：「公公、婆婆，你們真要祝賀我了。我奉事公婆，是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而已。沒想到感動了土神，土神告知岳帝。岳帝憐憫我，准許我不必等待丹成，現在就能解形證果。如今我想將遺蛻與丈夫合葬，聊表死後同穴之意啊。」

女子引我們到了側室，果然有一隻黑狐躺臥榻上，毛光如漆；拿起來也輕飄飄的如同葉子一樣，敲一敲還有金石之聲，我們都相信她以經成仙了！葬事完畢，女子又啟秉說：「我今後隸屬碧霞元君，要去做女官，當前往泰山，請公婆一起去共往吧。」所以我們相偕到此，租住房屋，與當地人雜居。狐女只是不讓人看見形貌，其他的供養都一如以往呢。」

後來，那對老夫婦也不知所終了。

這個故事與之前《槐西雜志》第二卷所記的「人之不如」的狐女故事略為相近。然而那隻狐女是有所為而為，僅得免死；這個狐女是無所為而為，

所以竟能成道。天上的神仙，無一不是忠孝之神仙，這是真的啊。

人定勝天

竹汀又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夜宿城隍廟的廊下，聽聞殿中鬼語說：「我奉牒拘拿某婦。某婦卻戀著她婆婆病著，不肯死，且心念固執，神不離舍，我們都不能攝取來，怎麼辦？」

城隍說：「愚忠愚孝，多是不計成敗的人啊！雖然與命數爭，又徒然自苦的人固然不少；但是精誠之至，連鬼神也不能奪啊，因此能挽回一二的也是有的。只是這種強魂捍拒鬼卒拘拿的，其原因都很不一樣，這件事，最好去向閻羅王申訴，聽閻羅王的判決方法，你們就不要先派厲鬼去了。」話一說完，城隍廟裡遂寂然無聲。

後來也不知鬼卒究竟能否去攝那個女人的魂了。然而這件事，也足以讓人知曉人定勝天的道理啊。

好花自謝

郎中顧德懋，世人都稱他能去判決冥間官司的人。他也自言平反了一個

冤獄，頗為自喜。只是不敢泄露那人的名子，他說的那件事，是一則婆婆將媳婦驅逐出去的故事，因為小姑子說謊言誣賴嫂嫂，並非媳婦的罪。

婆婆性下，她將媳婦趕出家門，倉卒間也沒有挽回的理；而媳婦的娘家也沒有親人了，媳婦被趕出家門無處可去，只能披起緇衣住尼姑庵去，一心等待婆婆意轉回心了。

她的丈夫捨不得妻子，時時到尼姑庵去探視妻子，夫妻也不能無情，兩人都在庵旁的廢園破屋相會，每次夫婦相約，都是丈夫先去等著，到了夜晚，她則自己爬牆出來私就。兩人來往一年多，被尼姑庵裡的尼師發覺了。

尼師持戒森嚴，認為她玷污了佛地，又斥責她的丈夫叫他不能來，後來還將那個婦人逐出尼姑庵，丈夫也不再去找她了！那個婦人竟然鬱鬱而死。死後冥官說她既入了空門就要遵佛法，卻竟然耽淫犯戒！應當從僧律科斷，判決她下地獄去。

顧德懋反駁說：「尼姑犯了淫戒，固然有明刑逞罰，那是女子皈依佛祖，又中途違背了誓願才需要科以僧律，別人也不能說什麼。但是這個婦人卻是無罪化離，當然希望收覆水，重回丈夫身邊，並不是恩斷義絕，她做尼姑當然不可能堅貞。

況且她孤苦無歸，托身荒剎尼庵活命而已。她做尼姑，只是毀容不再招

搖，當然不可能是奉法；她身在尼庵，也只是借榻容身，不可能要她安於禪學。

況且她是外出與丈夫相會，並不同於北魏的《洛陽伽藍記》所記載的「瑤光奪婿」一樣，那是男子有意到尼姑庵宣淫，這兩件事不能相提並論，又怎能加罪呢？

至於她感念故夫，乃至於爬牆幽會，這就好像似「贈以芍藥」的別離曲，睜隻眼閉隻眼，讓它好花自謝，情事如花，開到荼靡花事了，也就好了。

夫妻本就同衾共枕，這裡面沒有失節的事。況且陽間律法對於未婚私媾，也只是杖刑責罰而已，還容許罰錢繳納免罪。也只能說這種事是違反禮教，被人瞧不起而已。況且這個女人以經抑鬱而死，縱然有過失，也足以蔽其罪了。自然應該寬宥，略為薄罰，直接轉付轉輪。這是准理酌情，於雙方都能協調啊。」

這件事經顧德懋一說，冥王竟然從他之議論。至於顧德懋說的是真是假？是無可證驗的了。然而依據他所議之言，也是持平之論啊。

又，顧德懋臨終時，自己說因為多泄露陰間的公事，被謫為社公。我也姑且記存他說的故事，也足為叫那些喜歡說人家閨閣閒話的人閉嘴啊。

巧詐失慮

庫爾喀喇烏蘇（庫爾喀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水也。）的臺軍李印，曾經隨著都司劉德一起行走山中。見到懸崖上的老松樹，樹幹上貫穿一隻箭，都不知是何原由。

晚上，兩人到了郵舍住宿，李印才說：「以前我也曾經過那裡，遠遠看見一騎飛馳而來。我當時疑心是瑪哈沁，就埋伏在深草裡等他。」

那匹馬越跑越近，則是一物似人非人，站在馬上，馬隻飛奔；那匹馬是匹野馬。我知道那是隻魅怪，我射了牠一箭，射中牠了。可是被射中的妖物噙然大喊一聲如鐘聲！化成黑煙而去，野馬也嚇跑了。如今那一箭竟然在樹幹上，我終於知道那是隻木妖啊。」

劉德問：「剛才看見了，你怎麼不說？」

李印說：「我當日射箭之時，牠原沒見過我，牠是木妖既然有靈，我恐怕牠聽了，也許會來報復，所以我寧可沉默。」李印就是這樣機警的一個人。

一日，塔爾巴哈臺押解一個遭逮捕的流寇滿答爾到了，命李印接著繼續押解。李印以鐵杵將滿答爾雙手鎖，再以鐵鏈從馬腹橫鎖滿答爾的雙足。

當時滿答爾以經病了，奄奄一息，給他飲食，滿答爾也不太能吞咽了；當滿答爾在馬上，每次都快要摔下馬下，幸賴雙足被鐵鍊綁著，得以不墮落

馬下。李印只怕他死，卻不怕他逃。

李印押解滿答爾到了戈壁，兩匹馬相並走，他又作勢要墮馬了。李印舉手牽引他，滿答爾突挺然而起！以手上的鐵杵擊打李印，李印自己摔落馬下，滿答爾隨即旋轡馳入戈壁而去。

戈壁東北是連科布多（北路定邊副將軍所屬。），綿亙數百里，自古以來都無人跡，李印竟然沒法追上，這時他才知道滿答爾是裝病來著。

滿答爾逃了！參將岳濟，連坐被重譴；李印也是戴長枷被處罰了。隨即不久，又再伊犁捕獲了滿答爾。原來這些來投降的額魯特，獲得的賞賜最多；滿答爾貪餌利而出，因此就擒。審訊滿答爾為何還敢再來？

滿答爾說：「我的罪至重，官兵一定沒料到我會再來；而我是隨眾而來，官兵也必定不會懷疑這其中有我在。」

滿答爾的計策很好，只可惜他沒想到李印曾經射在樹上的箭瘢。以李印心思之巧密，滿答爾竟被自己的小聰明愚弄了；以滿答爾心思之深險，卻足以讓他因詐自敗啊！人若是天天都要鬥心思，真不知是為了什麼！然而自認巧智終遇其敵手，從沒有千慮不失一失的人啊，這是定理也。

鬼悲歌

李義山的詩「空聞子夜鬼悲歌」，是用晉朝時的「鬼歌子夜」之事為借；李昌谷的詩寫著「秋墳鬼唱鮑家詩」，則是以南北朝詩人鮑照鮑參軍之《蒿里行》為喻，變幻其中的詞句而已。然而歷朝歷代的鬼唱歌，往往都是真有的事。

田香沁說：「我曾經在自家別業讀書。在一個風靜月明的夜晚，聽聞有人唱崑曲，音調亮折清圓，曲調淒心動魄，仔細聆聽，乃是《牡丹亭》『叫畫』的一齣戲曲。我聽得忘其所以，靜靜的聽到終了。忽然省悟，這牆外都是斷港荒陂，人跡罕至，此曲自何而來呢？我開戶視之，只見蘆荻瑟瑟而已。」

鬼打賭

香畹又說了一個故事，有個老儒在野寺教授學生們，寺外多荒塚，黃昏日暮或是夜裡時常看見鬼形，或是聽見鬼說話。老儒也是個有膽識的，不太害怕，他的僮僕們也習慣了，也是不以為意。

一夕，隔牆有人說：「和你做鄰居很久了，知道先生不怕。曾經聽見你吟詠詩集，您的桌上當有溫庭筠詩集，要拜託你抄錄其中的《達摩支曲》一

首焚燒給我，好嗎？」

又小聲的說：「末一句『鄴城風雨連天草』，拜託你一定要寫連字為黏字，我會非常感謝。剛才為了爭這一字，我與人打賭一次小酒食。」

老儒手邊還真有溫庭筠詩集，他遂舉手將詩集投於牆外。大約過了一頓飯的時間，忽然木葉亂飛，旋風掃那本詩集而來，泥沙灑落窗戶猶如急雨。

老儒又笑又叱罵說：「你們這些鬼不要出來，我早就有準備了。你們兩相角力打賭，必有一方輸掉；輸掉了必然埋怨，這是常理。」

然而為了改字招怨，就是我詞曲；因這本書招怨，我又沒錯。你們這樣狡獪，我並不羞愧喔。」老儒一說完，陰風就停止了。

褚鶴汀說：「畢竟是讀書鬼，所以也難免負氣求勝，這鬼也能知道理屈啊！然而那個老儒若不丟出詩集，豈不是兩邊都不得罪嗎？」

王谷原說：「你所說的是人世間的方法也。那老儒若是能了解人世間的法，也就不是老儒了啊。」

俚鬼殺虎

負責煮飯的王嫵嫵說，（即見醉鍾馗者。）有個樵夫，到山岡筏木。砍樹砍累了，稍事休息，遠遠的見一個人拿著一些衣服，沿路丟棄，他不明

怎麼會有人這樣做？

他凝目遠看，仔細一瞧才發現，那個人走險地如同步行在坦途上，還走得很快，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那面貌也是慘淡的不像是人類。他懷疑那是隻妖魅。樵夫爬上樹梢向下看，那人已不見。

由他丟棄衣服的路上看去，宛轉到了山坳處，那裡竟然埋伏著一隻老虎。樵夫知道了那個人是隻佞鬼，丟棄的衣服，是老虎所食之人的遺物，樵夫急忙棄柴，從岡後跑了。

次日，樵夫聽說某村某甲，在山坳裡被老虎叼走了！那條路又不是人們必經之路，樵夫知道他是被那些衣服誘餌，引導他去遭虎吻的。

人是萬物之靈，人總是拿餌誘取生物，可如今竟然被生物反以誘餌騙了！那麼人還能稱為有靈嗎？如果人類不是好餌貪利，又怎麼會被生物所騙呢？然這事一傳開，獵者們因循衣服所在地，找到了老虎的洞窟，聯手開鳥銃群擊，打死了虎穴中的三隻老虎！則虎又因為多智失敗了啊。這輾轉倚伏，機械狡詐之事，是這樣的沒完沒了啊！

有人說：「老虎很強悍可是太愚笨了，老虎的心計萬萬不能想到此。聽說如果有佞鬼能役使老虎，必能找到替代，佞鬼就可以轉生了，所以應該是佞鬼誘人找替代，所以才會引人來捕虎，那是佞鬼報冤啊。」

俚鬼是人變的，想來這種事也是有的。為此我又替老虎可惜了，老虎只知俚鬼能幫助自己，卻不知這是俚鬼也能害了自己啊。

求仙

梁豁堂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粵東的大商人喜歡學仙，重金招納了方士數十人，這些方士聚集互相吹捧，都說人可以轉相成為神聖，也都說學道術打坐，就可以衝舉飛天做仙了。粵商所費不貲，當然這些方士的法子，有時候也有些小小靈驗，所以他更是深信不疑了。

一日有個道士來訪，他雖然身穿敝衣頭戴破斗笠，然而神采落落，氣質如同獨鶴孤松一樣冷冽。粵商與他對談，道士的演論微妙元遠，多出人意表。

粵商請道士試法術，道士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同操券一般平常；松江的鱸魚、臺灣的香菇，蘇州的橙、閩地的荔枝，樣樣都能信手取得；天上的女樂琴竽，玉女的歌舞，都像在他的僕人、奴隸一樣，隨手就能招喚。

他只要握符咒，十洲三島，都可以夢游而去。還拿出一枚小小的像黍顆的丹藥，立刻點瓦石為黃金，百鍊不耗，都是真的！

粵商大為駭服！諸方士也都自認能力不及，人人都稽首稱叫他為聖師，也都願成為弟子，只求他傳授道術。

道士說：「這需要擇日設壇，我當一一傳授給你們。」

到時候，道士登座，眾人在下首禮拜完畢。

道士問：「你們都要求些什麼呢？」

說：「求仙。」

問：「求仙怎來求我呢？」

說：「上師如此靈異，你若不是真仙？是什麼呢？」

道士哈哈大笑！過了很久，道士才說：「這是術，不是道。這學道的人需要心性沖漠自然，與元氣為一，沒有這些種種的變幻之術啊！

這是儒、釋、道三教的放失太過久遠了！儒的本旨，是「明體達用」而已，不是寫文章記誦，也不是談天說體性；佛之本旨，是「無生無滅」而已，也不是佈施供養，更不是機鋒語錄說大話；道的本旨，是「清淨沖虛」而已，根本不是什麼章咒、符籙，更不是爐火煉丹、服餌辟穀。

你們所見的種種變幻，都是章咒符籙的事；如果做爐火服餌的事，還想要成仙！那還隔了好幾世呢，何況是求長生呢？

當然，若是我沒有這些演術徵驗，就說你們都錯了！你們必定要不服氣了，還要稱說自己所能，詆毀那些不能的人，也只是徒說大話。

今天，我現示種種的能力，是要告訴你們種種的不可為，你們當中又有

幾個知道要回頭的呢？儒家、釋家，時間久了，情偽日增，各立門徑，大可不必與他們辯論。我是痛心道家因為時間久了，滋生出這些許許多多的偽詐來，因為你們好道，我就來試著矯正一些啊。」

道士對諸方士說：「你們倡導不食五穀，那是辟穀丸也。你們可以預言，那是桃木偶人術。你們燒丹，做出的都是房中藥。你們的點金術，那是縮銀法。你們能入冥，那是茉莉根法。你們的召仙術，那是攝靈魂之法。」

你們的返魂法，是役使狐魅。你們的搬運法，那也是五鬼術。你們得了辟兵之法，那也是表演鐵布衫的硬功夫。你們的飛躍，那是鹿盧蹺的輕功。可卻都說這是『道流』，其實都是妖人！不快快解散，上天的雷部不久就要來收拾你們了啊！」

道士振衣欲起！眾人都來牽衣叩頭說：「下士沉迷，以經知罪了；幸好逢到仙駕來，這也是前緣啊，您怎能忍心離開，不肯度脫我們呢？」

道士又回去坐下了，他回顧粵商說：「你可曾見過，在錦繡堆中聽著笙歌娛樂的人，有那一人能揮揮手，就能飛升而去成仙的人嗎？」

道士看著座下的諸多方士說：「你們可曾聽過，拿著炫術換錢財之輩，有一人能脫屣羽化而去成仙的人嗎？修道的人須要謝絕萬緣，還必須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才能不死；使此氣綿綿不停，而後可以長停，當

然也不是枯坐就能做到的事啊。

仙有仙骨，也要有仙緣，仙骨不是藥物所能改換的，仙緣也不是交情好就能結緣。必須積功累德，而後才有機會列名於仙籍，因此天生仙骨；仙骨既成，真靈才能自己有所感通，仙緣才能湊至。這些事都是你們自己要自度成就，仙家怎麼有度人的法子呢？」

因此道士索來紙張，大書十六字，寫道：「內絕世緣，外積陰鷲；無怪無奇，是真秘密。」道士投筆於案，聲如霹靂，以經失去他所在了啊！

息戰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住在倉庫中，也不太作祟。然而家裡的小兒女們或是跑近倉庫遊戲，動輒被瓦石擊中。

一日，家人在廚房裡提到了一隻小狐，眾人都想將牠殺了泄憤，王洪生說：「這樣做就是挑釁了，人與妖鬥，哪有能贏的呢？」

這才將小狐放到榻上，還餵牠吃些果餌，親自送到倉庫外放了。從此以後，家裡的兒女輩們往來倉庫附近，都不再被瓦石擊中了啊，這就是不戰而屈人也。

綠雲

舅舅安五占，家居縣東的留福莊。他家的鄰居家有兩隻狗。有一晚，那狗吠的甚急，鄰家的婦人出來查看，也沒看見有人，只聽見屋上有聲音說：「你家的狗太兇惡了，我不敢下去。我家有個逃婢藏匿在你家的灶內，麻煩你用煙燻一燻，她就會自己出來了。」

婦人大駭！跑去灶內查看，果然嚶嚶有哭泣聲。

婦人問：「是什麼東西？怎麼躲在裡面啊？」

灶內小聲的說：「我名叫綠雲，是狐家的婢女。我實在是被打怕了，才逃匿到這裡，只盼著別被打死啊！求娘子哀憐我。」

婦人原就是個長齋禮佛的人，心生憐憫，向著屋頂仰著頭說：

「她怕你了，不敢出來，我也實在不忍心用火攻。她若是沒什麼大罪，我乞求仙家放了她吧。」（鄉里人俗呼狐為仙家，俗語也稱狐仙。）

屋上回應說：「我用二千錢新買來的，那能隨便就放了？」

婦人說：「我拿二千錢贖她，可以嗎？」

過了好一會兒才回應說：「也可以。」

婦人拿了錢丟向屋頂上，隨即沒了聲音。

婦人扣灶呼說：「綠雲可以出來了，我以經贖了你，你的主人走了。」

灶內回應說：「感謝您活命之恩！我今後，就隨著娘子驅使了。」

婦人說：「人怎麼可以蓄狐婢呢？你且自去了吧。但是我恐怕你驚駭家裡的小兒女，請你也別露形啊。」

一時果然似有個黑乎乎的東西飄出來，瞥然而逝。後來，每年的元旦，輒聽聞窗外有聲音來說：「綠雲叩頭！」

羊骨卜

蒙古人以羊骨占卜，炙燒羊骨，觀察骨頭上的裂痕分析徵兆，就好像南方的少數民族用雞骨占卜一樣。霍易書在葵蘇圖軍臺之時，有個老婦人懂得這種占卜之術。他也請老婦人為他占卜歸期。

婦人側著眼睛看著炙羊骨很久，才說：「馬未鞍，人未冠，這是不行也；然而鞍與冠都以經準備好了，你要回去，以經有徵兆了啊。」

過了幾個月，霍易書又去找老婦人占卜。婦人一看羊骨，隨即拜說：「馬已鞍，人已冠了，你不久就要回去了！」果然不久，霍易書就得到皇帝的旨意，賜他回京。

又大學士溫公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征烏什之時，俘虜了回部十多人，都關在地窖中。有一日，那些人用手指著嘴巴，表示饑餓口渴了。

軍士們投下杏果，地窖中的人都分吃完畢，一個年老的俘虜手握著杏核，喃喃的密密祝禱，然後將杏核丟擲於地上，仔細觀察那些杏核分布狀況和奇偶數目，忽然！老人家痛聲失哭！身邊的眾人也環視，也都放聲大哭！既而，有公文來了！命令將這批人都殺了。

頗懷疑這些占卜法如同《永樂大典》所記載的《火珠林》的古代占卜法。雖然與蓍龜不同，然以骨取象者，也是和灼龜殼一樣；都是以物取數者，也是蓍草卜卦的變數。占卜都是藉著人的精神以為有靈驗，這是相同之理啊。

禮失而求野

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的秋天，宋村廠的佃戶周甲，被老婆打慘了，等老婆睡了以後逃了出來，藏匿在破廟裡。他想天亮以後，去向鄰里乞憐庇護或是排解都行，就是別再挨老婆的打了。

妻子發覺了！沿著腳印追到了破廟，找到被打慘了又逃跑的丈夫，捉著他對神像數落他的罪狀，還叱責他！叫他趴著繼續接受鞭打。

那處破廟裡很早以前就有狐族住著，婦人才鞭打了丈夫十幾下，就在丈夫的哀號慘叫聲中，群狐合噪，一湧而出說：「這世上怎有這種不平之事！」

狐群一起來將周甲拽去救出，放到牆角，捉住了他的妻子，剝光了她的

衣物，還拿她的鞭子鞭打她，打到流血了都還不肯放她。

突然！狐婦們又一起大聲喊叫著！跑出來說：「男人只是袒護男人！他背著妻子，私自藏匿某家的女子，他這不是該死耶？」

狐婦也將婦人救出放到牆角，動起手和男狐們互毆。

群狐格鬥爭相呼救，喧鬧哄傳很久。守田的農人以為是劫盜來了，也都群起大叫！拿鳥鳴銃轟擊以為聲援，狐群乃各自散去，至於那個婦人以經委頓在地，周甲拐著跛腳，竭盡全力的背著老婆回家。

王得庵先生當時就在宋村廠設帳教書，看見那個婦人在歸途中，嘴裡還喃喃罵著自己的丈夫。

王得庵先曾說：「那些狐真是了不起啊！這也可謂是禮失而求野了。而那狐婦是惡傷其類，當然也是個理，這才會同室操戈。

這就是活生生的門戶分而朋黨起的案例，朋黨一旦盛行，就會自護其短，進而混淆公論，一件簡單的事，變得膠葛紛紜，是非分說，就會相軋很久啊。」

家長之過

張鉉耳先生家，有一晚竟然不見了一個婢女，家人想那婢女大概是逃跑

了。次日，竟然看見她醉臥在宅後的積薪之下。那裡是間鎖閉嚴密的空房子，她不知何從而入，只見她頭髮散亂、衣衫不整，一直睡到中午才甦醒。

婢女說昨晚聽見後院有嬉笑聲，她知悉那是狐魅作怪，早就習慣不怕了，她偷偷的從門隙窺探。見到酒炙羅列，有幾個少年正在聚飲。隨即她被發現了！那些年輕人遽躍起，擁著我跳過牆進入。

我恍惚間直覺的如睡如夢，噤聲不能言語，於是被逼著入坐。陳釀醇濃，加上不斷的被罰酒，所以沉醉酣睡，都不記得自己幾時睡著了，也不知他們是何時離開的。

張鉉耳先生素性剛正，自己到空屋裡去數落住在裡面的狐，他說：「相處多年，除了日日取柴之外，兩無干犯。你們為何突然越禮了呢？以良家婢子作娼女陪酒呢？你們家的子弟這樣猖狂，父兄安在？作家長的，難道不慚愧嗎！」

到了夜半，窗外有人來對著張鉉耳先生說：「兒輩們冶蕩，我以經打了他們一頓板子了。對於這件事，我也有一事乞請你的原諒，是那個婢女先探手入門，還開玩笑作謔詞乞肉吃，並不是被強牽入內。」

況且那個婢女早就與男人花前月下、採蘭贈芍不已，她早就碎璧多年，所閱並非一人啊，所以兒輩們敢與她互通款曲。要不然，你家的某婢某婢，

豈不是更美貌？為何我家的兒輩們卻始終都不敢侵犯呢？這是家教防範疏失，我與先生好像都要兩分其過啊，各分一半一半！請您俯察。」

先生說：「您既然以經打了孩子們板子，這個婢女我也要應當痛打一頓板子才行。」

狐微微笑說：「女子過了標梅之年，而不為她們擇配偶嫁了？當然會慾鬱而橫決，怎能怪罪那個婢女呢？」

張鉉耳先生默然。次日，他派人找來媒婆作媒，將家裡年長的幾個婢女，全部都嫁出去了。

鬼後身

縣丞邱天錦說了一個故事，有個西商名杜奎，也不知他的鄉里籍貫，聽他口音好像是澤洲、潞洲之地的人。杜奎的性情剛勁有膽，不畏鬼神。到處行商，總是有機會夜宿空宅荒祠，鋪條棉被就一個人睡，也不曾遇見過什麼怪事。

杜奎偶然行經六盤山麓，當時以經天黑了，杜奎遂到附近的廢堡破屋過夜。那裡荒煙蔓草，四無人蹤，杜奎想這裡這樣荒涼，肯定沒有寇盜會來。於是他解裝絆馬，拾枯枝燒火禦寒，最後竟展開寢具安臥睡下了。

杜奎才閉眼欲睡，就聽聞有哭聲來。仔細聽之，好像在屋後，又好像出自地下。當時時火堆還很炙熱，室內明亮如白晝，他側眠，只是手裡握著刀等著。俄而哭聲漸近，已在窗外黑處嗚嗚不已，然而始終不露出形體。

杜奎叱問：「我平生不曾見過妖怪。你是何鬼物？可以出面說話了。」

暗中有人回應說：「我是個女子，可是裸身無寸縷遮蔽，羞愧難以相見。如不見棄，允許我到你的被子裡，讓我有些東西可以遮蔽裸形，就可以對話了。」

杜奎知道那隻女鬼想來相媚惑，也是不懼不怕，微微笑說：「你想就來。」

一陣陰風颯颯然，以經有一個美貌的女子來與杜奎共枕了。女子羞容靦腆，掩面哭泣著說：「才說了一句話，遽然就來相偎相倚。人雖然冶蕩，何至於此呢？這緣是有苦情的啊，我是迫於無奈需要陳訴，雖嫌造次，請不要以為我是淫奔的女人。」

這個廢堡以前是群盜所居，妾偶然獨行過，被盜匪們所劫持，將身上的衣裳簪珥都剝奪了，綁了棄屍澗中。這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沉陰沍凍之苦，真萬苦難言啊。

後來這裡的惡黨伏誅，房屋廢為墟莽。我沒有人可以言告，茹痛至今。

幸好空谷足音，得以遇見你來，這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所以我忍恥相投，想要和你……，以一宵之愛，乞求你買口薄棺，移我的骸骨到平原處理了。那裡地氣比較溫暖，魂魄得些安穩。倘若你還能替我作場佛事，超拔轉輪，則是再造之恩，我發誓，世世長執巾櫛伺候你。」女鬼說完拭淚，逕自縱體入懷。

杜奎慨然說：「我本以為你是個妖，原來竟是沉冤之鬼！我雖然也喜歡逛妓院買花柳，然而這種乘人窘急，挾制求歡的事，則是落落丈夫義不肯做得的事。你既然怕冷，無妨就依著我取溫；如果要講幽期歡愛，則不如逕自去了。」

女子伏枕叩頭，也不再言語。杜奎擁之酣眠，女子也帖然就抱。天亮，懷中已失了那隻女鬼所在了。

於是杜奎乃留住下來幾日，為那個女鬼營葬營齋僧。過了幾年杜奎回歸鄉里，有個鄰居家的女孩子，見了杜奎總是戀戀相隨。

杜奎後來老而無子，杜奎想要娶那小女孩為側室。女孩的父母不肯，可小女孩自己卻願意相從，後來竟生了一個男孩延續香火。知道這件事的人，都懷疑那是女鬼的後身來回報他的。

珊瑚鉤

《宋書·符瑞志》記載：「珊瑚鉤，王者謙遜恭信者則見，然而不說明其形狀，那是自然之寶也。」

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好像也是指這種物件。

蕭銓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鉤。」則是以珊瑚做成簾鉤。

我曾見過已故的大學士楊公有一枚帶鉤，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鉤依據倒垂的桎杈，截去了附枝，渾身雕成一隻螭頭形狀。在尾部繫綴的環柱旁，有一個橫出的癭瘤，雕作芝草的形狀。通體形狀是天然的彎曲，脈理分明，渾然天成毫無一絲斧鑿痕跡。整枚帶鉤顏色是純然的櫻桃紅，真是奇絕。用來鉤掛的環節，也是以交柯連理之枝削去外歧，保存其周圍相屬的色澤，也好像是天然形成的模樣，都沒有絲絲人工雕鑿的痕跡。

然而天生珊瑚連理的很多，像這種設計用來佩環的也不少，我原本也不以為異。只聽說是以千四百金從洋舶商人處買來的。這是我在乾隆二十七年、八年，歲次壬午、癸未之間所見過的美麗珊瑚鉤，當時的珊瑚很容易取得，價格尚未高昂。

天成玉

又我在烏魯木齊時，見過已故大學士溫公有白玉一片，如手掌大，可以作寫字用的臂閣，質理瑩白。表面上還有紅斑四點，皆大如指頂，顏色鮮活如花片，不是血浸，也不是油煉，更不是琥珀燙，紅斑深入肌理，而暈腳四散，漸遠漸淡，以至於無，這是渾然天成的啊！溫公時常隨身帶著。木果木之戰後，溫公埋輪繫馬，慷慨捐身，此物想必是流落到蠻煙瘴雨之間了。

玉簪

我又曾見賈人拿著一枚玉簪示眾，那玉簪長五寸餘，圓如畫筆的筆管，上半部純白，下半部瑩澈如琥珀，是我從未目睹過的美玉。有人想以九百金買，賈人堅不肯出售。我始終都懷疑那是藥煉而成，並非天然生成之玉。

玉蟹

五十年前，我見董文恪公有一枚玉蟹，模樣也不太大，然而卻純白無一點瑕疵。單獨看來也只是尋常的白玉，可是只要拿其它的白玉一起相比較，則別的白玉若不是隱隱發青、就是隱隱成了黃色或赭色，都沒有一枚是正白

色了，我才知道董文恪那枚玉蟹的可貴之處。

後來我曾與柘林司農說起董文恪公有白玉蟹的舊事，司農說：「董文恪公還在世的時候，偶值匱乏，以經以六百金轉售他人了。」

積難敗易

益都有個書生，才氣飈發，文名好，師長們都很看重，也被眾人看好能舉登龍門，頗為雋上。一日，他晚涼散步，與村女看對眼了，竟然密遣僕婦去替他約會，約定某夕要虛掩後門等待他來幽會。

書生潛蹤匿影，偷偷摸摸的來了，他模黑捫壁竊行，突然！一道火光照來，亮晃晃的如月明當空，他竟然看見一厲鬼當戶站立！書生狼狽奔回，差點失了魂魄。

第二日他到了私塾，塾師忽端坐，大聲說：「我辛辛苦苦積得了一點小小陰騭，注定當有一個孫子登第、做官，你怎麼能爬牆鑽穴，自敗成功呢？」

幸好我變形出面阻止，你還不至於被削籍，然而也以經失去兩次殿試的機會了而你受人脩脯，拿了不少學費教人子弟，怎麼無能約束學生到這個地步啊？」

塾師自己打自己大耳光十幾下，昏倒在地。

還正在灌救老師的時候，宅內的僕婦也是自己打自己大耳光，還說：「你是我家三世的奴才，怎麼這樣朝秦暮楚耶？家裡的幼主狂妄行事，你應當勸戒，若幼主不從，你也應當告訴主人。你竟然獻媚希賞，差點誤了他終身，這豈非負心耶？以後若再不悔改，我就捉了你的魄去。」

僕婦說完也昏倒不醒，塾師和僕婦都救治很久才一起甦醒過來。

門人李南澗曾親眼見過這事，原來祖父輩的積累如此之艱難，而子孫們要敗壞又是如此之容易啊。祖父對於子孫如此，都死了還念念不忘庇護，做人怎能不深思呢？

然而李南澗也說，這個書生其實是終身不第，科考沒有一次及格，以至於憂戚貧困以終。他那是真的流蕩不返了，而他的祖先之靈，大概也拿他沒辦法吧？

但是祖父的靈即使能來附形於塾師、附形於僕婦，然而卻不能附形在孫子身上，也不來附形在兒子身上，這就是還存有溺愛之心啊，子孫們沒被修理，難怪都不會改過。

求仁得仁

狐魅，是人之所畏懼的。里中有個羅生，喜歡讀小說雜記，熟悉狐女之

姣麗，恨不得能遇見一隻。住家附近的郊外有古塚，人們也都說有狐，又聽說時時出來和人狎昵。羅生於是跑去找到狐的窟穴，還帶著贄幣牲醴，投書求娶一隻狐結婚姻。

羅生祝禱：「若是沒有香閨嬌女，或是以經嫁人了，都沒關係，若不嫌棄我這粗材，或者是不堪倚玉寄託，則乞求賜給我一個豔婢也行，嫁給我做個貴媵，我一樣感激啊。」羅生再拜，將銀錢牲禮酒食都放著，自己回家去了。

又過了幾天安靜的日子，有一晚，羅生正獨坐凝思之時，忽然有個美麗的女子站在燈下，嫣然笑說：「我家主人感念你的盛意，卜了今天吉日，遣我這個小婢女三秀來嫁給你，希望你能收錄。」

狐女三秀叩謁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羅生大欣慰！即於當夜定情，自此以後狐女三秀成為羅生的最愛，說她是他的彩鸞甲帳，也不為過。

婢女三秀善於隱形，旁人都不能見，就算羅生遠行別宿，她也能相隨不離。羅生更是愜意極了，只有一件事，婢女三秀生性貪婪又貪吃，食量很大，家中的食物多被竊食，所用物件若有不足，則偷盜衣裳器具賣了，換錢去買所用和喜歡的吃食，羅生也不知是誰為她料理這些事。想必是有同黨一起同來也說不定。

所以羅生稍稍罵了幾次，然而婢女三秀媚態柔情，一撒嬌，羅生就搖魂動魄，她低眉一盼，又復回嗔，真是冶蕩殊常，蠱惑萬狀啊！

婢女三秀沒日沒夜的索求，從沒有滿足的一刻，她還是嘔嘔嘖嘖永不滿足。所以羅生一家的家用為之凋敝，羅生的身體也吃不消了！

日子久了，羅生疲於奔命，時有怨言，漸漸的起釁爭端大吵不休，兩人轉成仇隙，婢女三秀呼朋引類，羅生一家頓時妖祟大興，日子都過不下去了！

羅生請來了一位正一真人劾治狐媚，婢女三秀現形抗辯說：

「一開始緣起是他去祈請的，與私奔不同；我是奉主子之命而來，和他也不是苟合。手紮信件都在，我可不是無故為魅啊。至於盜竊和淫佚，那是我們狐的本性，從古至今都是，他怎能不知呢？

既是他自己耽溺美色，捨人而求狐，怎麼現在又用人的理來指責狐呢？這豈不是太好笑了嗎？

就算是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的人，哪有不花錢的呢？既然是來當妾媵的人，就是該當仰食於主人；所給的都不夠用，難免私下有所取用。像這樣的家庭也很多啊；比起到外面偷竊或是偷情的，都還算是比較好的呢！

若說閨房燕昵相好，有什麼事不能做？聖人制禮，也沒有立規矩畫界線

啊？帝王制定的法律，也不能設以科條名目。這在嫡配之間都屬常情，在姬侍又是我們的本分。你們還要說我有罪，我實在是心有不甘。」

真人說：「你鳩眾肆擾，又是什麼道理呢？」

三秀說：「嫁女兒給男人，意圖本來就是求取啊。既然不能滿足女家所欲，聚集黨羽喧鬧的也不知有多少呢？也從沒聽說過有人治罪的，這怎麼能說狐就有罪了呢？」

真人俯思良久，看著羅生笑說：「你是所謂的求仁得仁啊，還有什麼怨呢？老夫老了，不能驅役鬼神了，怎能干預人家兒女的事呢。」

後來，羅生家貧如洗，自己竟然衰弱而死。

報恩

從姪秀山說了一個故事，奴子吳士俊曾經與人互鬥，不勝，內心氣極了想去死。他想到村子外找個僻靜的地方死，才走出柵欄外，即有二隻鬼來邀他，其中一隻鬼說投井死最好，另一隻鬼說，上吊死更快，兩隻鬼一左一右牽掣吳士俊，他也不知如何選擇死法。

隨即有個舊識丁文奎從北來，揮拳擊打，把二隻鬼打跑了！然後親自送吳士俊回家。吳士俊惘惘如夢醒，想要自殺的心思都消失了。可是後來不久，

丁文奎卻先上吊死了！原來這兩個人都是叔父栗甫公家的僕人。

丁文奎死後，他的母親病了，吳士俊曾經拿五百錢幫助老人家，這是吳士俊的回報。這件事，是我家近年來發生的事，這與《新齊諧》所記載的「鍼工遇鬼」的故事略為相似，不能不相信人間真有這種事啊。然而丁文奎的求代而來，吳士俊報恩而去，尤其足以激盪日漸涼薄的風俗啊。

天刑

周景垣前輩說了一個故事，有家巨室的眷屬，搭乘大船要去主人任上之地，大船夜晚停泊在大江中。隨即又有一艘大船艦來一起同泊，那艘大船門燈檣幟，看起來也是艘官舫。黃昏日欲沒之時，大艙中有二十多人，拿著大刀躍過船來，將巨室的眷屬婦女都驅趕出艙外。

有個靚妝的女子，隔著窗指著一個小婦人說：「就是她。」

群盜應聲，將那個小婦人拽過船去。

一個大盜大聲呼叫說：「我就是你家某婢的父親！你女兒女酷虐我的女兒，鞭打炮烙毫無人理，幸好我女兒逃出遇到我。你們追捕不了了，我的女兒銜冤恨你們入骨，今天我是來復仇的！」說完，官舫一樣的大船揚帆順流去，隨即滅影，更是緝尋無跡，那個被捉去的女人竟不知其所終。

然而這以後的情狀可以想像啊！人因為太貧窮才會賣女兒，都以為賣了女兒以後就不能有所作為了嗎？沒人能想到，窮到賣女兒的人也能變成強盜！而被賣做婢女的孩子受到慘毒虐待，也是無法抵抗報復，卻也沒人能想到，自己的父親也能為盜！不要小看小人物，這也就是所謂的蜂蠆有毒啊。

又李受公說，有一戶人家，控制婢女的手段極其殘忍，偶以小過將婢女鎖閉空房，凍餓死了。然而卻驗無傷痕，婢女的父親告官不成，反而受到答刑。

做父親的冤憤不能釋懷，在夜裡跳牆進入那戶人家，將主母和女兒都殺死了！官府緝捕多年都捉不到，竟終漏網，這是不為強盜也能報復的案例啊。

又聽說京師某家發生大火，一家夫婦和子女都被燒死了！這也是群婢怨毒之所為的慘事。但是這件火災殺人的事，沒能找到明顯的證據，竟然也無可追究了。這也不一定要有父親才能報仇，她們也是會親手報復的啊。

我家有個親戚，時常鞭笞婢妾，還嬉笑如同兒戲，當中也有被打死的婢妾。有一個夜晚，有團黑氣如同車輪一樣，從屋簷墮下，黑氣旋轉如風，還啾啾然有聲音，那一團黑氣直入內室而隱。

第二天，家裡的主人疽發，一粒粒的生在脖子上如粟顆，漸漸蔓延四處、

潰爛而死，死狀竟然像被斬首了一樣。這是人所不能報，鬼也會回來報復的案例。

每一個人都是疼愛自己的孩子，若是孩子被虐待了，心智強悍的人一定銜冤茹痛，如果鬱結之情得不到發洩，一旦潰決橫流，勢必要有所作為；若是心智軟弱的人橫遭荼毒，含恨而死，也必定哀感三靈，豈無神理來申冤呢？就算沒有人禍，也必有天刑，這是自然的道理啊。

痕都斯坦玉

世間所謂古玉都是昆吾刀刻而成，並不盡然。魏文帝《典論》以經不信世上有昆吾刀的說法，當時漢代以經沒有這種工法了。李義山詩：「玉集胡沙割。」說明唐代雕玉以經是用沙碾之法啊。

現今琢玉之巧妙，以痕都斯坦玉為第一，痕都斯坦就是佛經所謂的印度、《漢書》記載的身毒。當地雕玉手藝最精湛的工匠，相傳就是漢武帝時候的玉工後裔，所以所雕出的物象，頗有中國花草，並非西域所有的花樣，那是因為沿襲舊譜所做的工藝。

又有傳說，那是別有奇藥能夠軟玉，所以能做細入毫芒的雕琢、刀法曲折如意。

我曾見過瑪少宰興阿，從西域買來玉梅花一枝，形狀虬幹夭矯，也可以插瓶，然而使玉梅花開放時，則上蓋下底成為一體，雖是細條碎瓣，也都是中空。

又曾經見過一個鉢，內外有兩重，可以旋轉卻不可以分開取出，兩重之中有隙縫，僅容一線，搖一搖也都無聲，那裡面是斷無容刀之理；況且刀片也不可能彎曲三折，雕鑿透至鉢底之理。我還懷疑這裡面是黏合的，可是也沒有那種黏合玉石無跡的藥？更沒有能軟玉的方法啊？

這些物件在前代，偶然一見，世上的人都說是鬼工。如今則是進貢、內銷不絕，好像自己國內的物件，平時也都能尋常看見了啊。

詐死私奔

閩人有個女孩，還沒出嫁就死了，也埋葬了。過了一年多，有親戚見到那個女孩在別縣出現，起初也以為只是面貌相似而已，然而那女孩說話的聲音和體態，竟然完全相同，親戚就出其不意，從後面試著呼叫她的小名！那個女子忽然回頭，知道就是本人了。

親戚又懷疑她是鬼！回去告訴她家的父母。家人開塚驗視，果然是個空棺材。家人一起去別縣尋找她。起初女孩裝作不相識。那父母就說出女孩胸

脅處有癍痣，請來鄰婦密視，女孩才認了，再找她的丈夫時，則那個男人以經逃跑了。

原來閩中有一種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下，用一寸根研磨可以屍嘔一日，吃到了六寸根還能甦醒過來，要吃到七寸根磨成的酒，才會真的死了。

那個女孩以經有未婚夫了，然而她私下與鄰家子狎昵，以經破身，不是處女。所以磨這種茉莉花根吃了詐死，等待埋葬以後，男人再挖開墳墓一起私奔！婿家告官追捕鄰家子，捉到了那個男人，所得的供詞與女孩一樣。

當時吳林塘就在閩縣做官，是他親自審問這個案件，想引用開棺見屍的法律，則人實在是沒死，這事與盜墓圖財不一樣；想要引用藥迷子女的判例，則那個女子本來就是同謀，這又和拐賣人口也不一樣。

實在沒有正條法律可以擬罪，最後仍然以姦拐的本律斷案。這世上人情的變幻真是詭異，還有什麼事，是不能發生的啊？

煙雲過眼

唐宋人最重「通犀」這種物件，傳說中有種種人物，形狀甚是奇巧。唐朝武后則天皇帝，簡作雙龍對立狀；宋朝孝宗皇帝，帶作南極老人扶杖像。這種物件見於歷代諸書記載不一，應當不是杜撰的妄語。

如今只有黑白二色，卻沒聽聞過有肖人物的形狀，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還有大理石的石文往往似圖畫，至今依然相同。

曾見梁少司馬鐵幢家有一座插屏，是一隻老鷹立在老樹的斜枝上，嘴爪翼尾，一一酷似；老鷹側身旁睨，行動似欲下搏，老鷹的神氣也極其生動。

運使朱子穎，曾以大理石鎮紙贈送給我的亡兒汝侑，石鎮長約二寸、廣約一寸，厚約五六分。一面是懸崖對峙，當中有二人，乘一舟順流而下；一面作雙松欹立，鍼鬣分明，下有水紋，一輪明月在松樹梢，一月影在水中。宛然似兩幅水墨小畫。上面還有刻字，一題曰「輕舟出峽」，一題曰「松溪印月」，左側題「十嶽山人」，字字都是八分書。

原來是明朝王寅的故物。汝侑拿來獻給我，我對於器玩是不太留意的，後來又被他人取走了。如今人與物都是煙雲過眼，我是偶然記起了，就記錄下來。

董源舊畫

我家舊有的「北宋苑畫」八幅，畫面上也沒題畫者名氏，畫面絹絲如布，而且筆墨沉著，筆畫工密，中有渾渾穆穆之氣，我疑這些畫都是董源的真跡。所畫的皆是故事，而其中有三幅的故事卻不可考。

一幅下作甲仗隱現狀，上作一月銜樹杪，一個女子衣帶飄舞，翩如飛鳥似御風而行；一幅作曠野之中，一中使背詔站立，一人衣巾襍縷自右而來，二個小兒迎拜於左，衣巾襍縷的人作引手援之狀。那一位中使好像沒看見那個三人，那三人也好像看不見中使；一幅作一堂甚華敞，階下陳列酒甕五桶，左側有豔色女子數人，靚裝彩服好像貴家的姬人，右側則是媼婢攜抱小兒女狀，都侍立甚肅，其中一人身穿常服據榻坐，自己抱著一壺酒罍，持鑽鑽之，準被打開壺蓋。後前一幅我認為是紅線的故事，後二幅則始終不知畫誰的故事了。我姑且記於此，等候博雅通古畫的識者考證了。

何謂朋友

張石鄰先生是我的父親姚安公的同年老友，他性情伉直，每每當面就說人的過失；然而他慷慨尚義，視朋友之事如同自己家的事，勞與怨都不避嫌。

他曾夢見一個亡友某公來入夢，盛氣的責問他說：「你也曾作過兩次縣令，但凡是故人的子孫，零替無依的，你無不收容體恤，怎麼獨獨對我的兒子不好，他數千里前來相投奔，為何你視同陌路？」

張石鄰先生在夢中又怒、又笑，他回答說：「你忘了嗎？所謂的朋友，

豈是勢利相攀援、一起飲酒往來才叫朋友嗎！有那一個人不是以為，朋友是可以緩急相恃，休戚相關呢？

過去我也曾經視你如弟兄，我家的奴才結黨營私詐欺我，當時那個勢力蟠固已成，我都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曾經密托你代我細察某某人的奸情，你是目睹他的奸狀的，可是你卻怕招麻煩又怕惹人嫌怨，竟然一句實話也不肯說！

一直到某某惡貫盈滿、自己敗露了，可你又想博個忠厚長者的好名聲，百端為他解脫，是何道理？

我的事這樣痛苦不償，你卻不以為償，我的財務被小人們坑了，一時吃緊，你也不聞不問，你只要那些鼠輩們的感激，枉稱長者而已。你這不是更看重他們？更看輕我們的友情嗎？是你先陌路視我，怎能怪我視你如陌路呢？這些舊事你忘了嗎？」

那人瑟縮而去，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然而這種情況，大抵都是士大夫們的習氣，就像以不談人之過，來自命為君子罷了，而不是計較對方與自己的親疏關係、或是事之利害為主。

我常見胡牧亭被家中的群僕剝削，以至於一家老小的家用衣食都匱乏了；同年的學士朱竹君，奮然代胡牧亭驅逐了那些惡奴，胡牧亭家的生計才

稍稍復甦。

又曾見陳裕齋死後，遺下的未亡人和妾侍、孤兒們，被他的女婿欺凌逼迫，也是同年的曹慕堂宗丞，奮然糾集舊時好友們，代為驅逐惡女婿，陳裕齋的兒子才得以自存。

這種事一出，一時清議沸騰！卻是極少數人才稱讚朱竹君、曹慕堂這兩位先生是古道熱腸的人，十之八九都說他兩人多事！

我又曾見總憲崔應階家要娶孫媳婦，叫家奴去租彩轎準備親迎，家裡的奴才們還互相串通，非要三百金不能租一臺彩轎！眾口一致。以至於到了迎親日前的一兩日還沒租到，而租彩轎的費用又再翻倍！更貴了。

崔應階氣極了，親自求朋友代為租賃，朋友們都避怨不肯答應。甚至有人說彩租轎子沒有一定的價格！隨著租用人的貧富貴賤叫價不同，不是其他人可以代為租賃等等，這些人以巧避為調停者。崔應階不得已，只好用自己所乘的官轎，結上綵球用之。

一時也有清議，可是指責那些坐視不理的朋友極少極少，百不及一二；十之八九都說那些人是善體下情啊！肯幫人的不對，不幫人的更是不對，這又是怎麼一個世道呢？

辯難

朱青雷說了一個故事，他曾經去楊椒山祠謁拜順道遊覽，遇見幾個人也是結伴進入祠內，眾人都叩拜如儀，其中只有一人只是長揖，並不跪拜叩頭。有人問他為何不跪拜叩頭呢？

那人說：「楊繼盛是員外郎，我也是員外郎，我兩品秩相等，沒有庭參跪拜的禮。」

有人說：「楊繼盛是忠臣。」

那個人不以為然，不太高興的說：「難道我是奸臣嗎？」

于大羽聽了這個故事，他也說，篆刻名家聶松巖曾經騎驢遇見一個雕鑿石磨的石匠人，匠人不願意讓路，治磨的石匠人說：

「石工遇石工（松巖，安邱張卯君的弟子，以篆刻名一時。），何讓之有？」

我也說了一個故事，交河有一位塾師與張晴嵐談論文章，兩人意見不合，塾師怒說：「我與你同一年做生員，一起到今天都沒考上，你有何處勝過我耶？」

這三個故事相類，就算是善於辯論的人，也都沒法子說清楚。

田白巖說：「天地之大，什麼事沒有？遇到這一種人，只能以不治而治之，也不會壞事，何必一定要說清楚呢？多生出許多糾葛呢。」

我也曾見過兩個書生同住在佛寺，一個罵紫陽真人，一個罵陸象山先生，兩人喧嘩詬罵到夜半。僧人從旁開解紛爭，他兩人又說僧人是異端害了正理，一起和僧人鬥嘴。到了第二天，三個人都打的頭破血流，跑去告官。這不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嗎？」

雞報

昌平有位老婆婆，養了許多雞，她只肯賣雞蛋。如果有人想買活雞充吃，那怕出十倍價錢，她也不肯賣。她所居住的房子依著山麓蓋，雞群日久滋衍，數量多到滿坑滿谷了，每天快天亮時，雞群唱聲競作，傳呼相應不絕呢。

正巧有刈麥的農人車子倒了！就倒在大門外，群雞忽然千百萬隻齊至，圍繞啄食麥粒。老婆婆拿著木杖出來驅趕，雞群都不肯散去，婆婆叫全家男女老幼出來，聯手驅趕撲擊雞群，群雞則東散西聚，都不知如何是好了。一家人才正在喧呶趕雞之時，婆婆家的五楹房屋轟然倒榻！群雞受到驚嚇都飛入山去了。

這個故事與《宣室志》所記載「李甲家鼠報恩」的故事相類似。

鷄常在半夜啼叫，雞在日出前啼叫，那是天地之氣之交互相感，而禽鳥的精神動，並不是禽鳥雞隻能自知吉凶的時間，所以《邵子》說：「禽鳥得氣之先。」

至於萬物成毀的時間都有數，絕不是雞群所能預先知覺的，至於婆婆養的雞群能一起都來解脫主人的厄運，這必定是有什麼物來憑藉的啊！

善留餘地

從姪汝襲說了一個故事，甲與乙兩人都是以捕狐為業，所居相距十餘里。有一日，他們找到了一處墳塚有狐跡，兩人計畫一起去捕捉，約好日落後相會於某個地方，一起行動。

乙到的時候，甲以經先來了。兩人一同到了塚側，尋看那處墳塚，正好有個洞穴，可以容一人入內。甲就叫乙埋伏在洞穴內，而自己藏匿在塚畔的叢草中，等待狐歸巢穴時，由甲擋去出路，而乙就在穴內動手擒拿狐。

乙獨自一人在暗中坐到半夜，外頭寂無音響，他想出去和甲商量下一步。可是乙呼叫了很久也沒人回應，他試著出來尋找，則墓穴口以經被兩個石碑墓碑橫壓蓋住了！僅留一條縫隙，闊約寸許，墓碑又重，乙也推不動它，這才知道自己被甲所賣了！

次日，乙聽聞外面有叱牛的聲音，他極力號叫！牧人才聽見他的慘叫聲。回報他家，家人都去探視，還糾集眾人移開墓石，乙以經幽閉一夜又一日了。

乙懷疑甲要謀殺他，率領子弟們跑去找甲理論，還想要去報官告他。一行人走道半途，看見甲竟然裸體被反綁在柳樹上，被一群人圍著唾罵，還被鞭打！

原來甲赴約之時，在路上遇見一個婦人來互相調諢，安排好了乙進入洞穴之後，他就和那個婦人跑去草叢裡私狹歡好起來。

當時是六月盛暑天，兩人各自脫了衣服放地上，甲正鬆手，那個婦人一躍而起，拿走了所有衣物跑了！都不知跑哪裡去了？幸好無人看見，甲只好狼狽偷跑回家。都還沒到家呢，路上就遇到明火持械的人群，一看見甲，就大叫說：「就是他！」

原來是鄰家少婦三四人在家中的庭院中睡，忽然看見甲來脫了衣服同臥，婦人們驚起呼叫眾人起來，則甲以經丟棄衣物跳牆跑了！這才糾集家人和鄰居們一起追捕他，甲沒辦法說明白，只能呼天搶地而已。

乙敘述了昨夜之事，眾人才知道都是被狐所賣了！然而甲乙兩人跑去等在巢穴裡想要掩襲，那是戕殺之仇。而戕殺之仇，狐竟然用遊戲回報！將一個關了！還留個縫隙不讓他死，另一個是剝光衣服叫他被綁、被打卻無言可

辯解。

狐又沒有惹到人類，罪不至死，那隻狐被人們發覺了隨即遁逃，只是開個玩笑，可以說是善留餘地的狐啊。

爭祭

天下的事有極細之事，就算是上古的皋陶在世，也不能斷啊！

門人折遇蘭，是個勇於任事的縣令。他在安定做官之時，有兩家人爭一座墳山，互相告了四五十年，以經過了兩代人了，還在鬥！那座墳墓之地，廣闊不到一畝，其中有兩座墳塚，兩家人各自認為是祖先的墳塋。

問鄰居作證，都說那是萬山之中的荒地，入山的人要帶糧扛水才能到，四處都無居人；問誰家有地契書券，兩家都宣稱在前明時毀於兵燹，都以經不存在了；問每年繳稅的地糧串票，則兩家都有！

兩家人都說：「那裡的土地都不足以耕作，毫無收益，然而卻有地丁之額，兩家都要繳交人頭稅。若不是不得已，誰不想放棄？但是那裡是祖宗的丘隴，不想被他人占據。」

又都說：「若非以經有先人之體魄在，誰肯涉訟數十年呢？誰肯認他人為祖宗呢？」

折遇蘭懷疑他們兩家是要謀占吉地，則兩家又都說：「秦隴這個地方，素來不講究風水吉地，我們實無此心，也都彼此不疑對方有此心。」

況且這四周都是石頭地，不可能再容下一副棺材了，如果得地之後，再掘出祖棺而別葬，反而給了其他人機會，誰敢這樣做呢？」

折遇蘭竟然無法叫兩家折服，可是那處墳塋又沒有均分之理，也沒有沒收別人家祖墳入官的道理，他竟不能判定了。

大抵是每年祭祀時兩家人必鬥，每次相鬥必定訟官，官府只能就鬥論鬥，更不問相鬥的原因了啊。後來蔡西齋為甘肅藩司時，聽了這事，他說：

「這是爭祭，不是爭產啊！是可以說道理的啊。」

蔡西齋說：「你們既然自以為是自家的祖墓，是應該給你們家來祭祀。

既然還有一家也來爭祭，又既然他家願意以你家的祖先為祖先，於你家的祖靈也無損，於你更是無損啊，就任由祖靈們享受薦饗也很好啊，你們何必拒絕呢？」

這真是不得已的權詞啊，然而事到今天，不知那兩家人是否遵從這種判決呢？

無心有福

胡牧亭說了一個故事，他家鄉有一戶人家，是富室，家底深厚自奉養，還閉門不肯參與外事，鄉里人罕得認識那家主人的真面目。

更可疑的是，他並不善於治生而財產始終不耗，也不善調攝卻身強體健，始終無疾病，就算有些禍患也都能意外得解！

那富室家曾經有一個婢女上吊死了！里胥大喜，大張其事報官去了，官府的人也欣然即日就跑來勘驗。

到了陳屍地方檢驗時，忽然！死了的婢女手足蠕蠕動。大家還在驚駭之時，俄而婢女哈欠伸腰，隨即轉側，馬上起坐，婢女以經復甦！活了啊。

官府的人還想以逼污投繯為由，鍛鍊羅織富室主人的罪名，竟然用言語引導婢女，要她說出被主人逼汗上吊等等。

婢女叩頭說：「主人和他的妻妾們都像神仙眷屬一樣，哪會看上我？若是真看上我了，我歡喜都來不及了，怎麼還肯自殺呢？我實在是聽聞我的父親不知何故，被官府杖殺了！一時悲痛難釋，憤恚自殺求死，並無其他緣故。」

官府的人和里胥大為沮喪，只好都走了。富室家還有其他的一些事，往往也多類似如此。鄉人們都說，那個富室主人其實是蠢然一物，竟然也有此福氣，實在是不可理解啊！

偶爾附近有人家扶乩召仙，當場就拿富室家的問題叩問。

乩判寫：「你們都誤會了啊！他的福氣正是因為他的蠢啊。此富翁過去生中，乃是一個平凡的村叟，在生時，那人淳淳悶悶毫無計較之心，悠悠忽忽也無得失之心，落落漠漠更無愛憎之心，更是坦坦平平毫無偏私之心，有其他人或是凌辱他欺侮他，他更無爭競之心，那怕有人欺負他、騙他，他也始終無機械之心，人或毀謗他、罵他，他更是毫無嗔怒之心，被人陷害了，他也無報復之心，所以一生平淡，也無大功德，然而就是因為他如此之心為神所福，使他食報在於今生。」

你們看他蠢無知識，正是他身異性存的緣故啊，無心有福，他並沒有失去前世無心的善根啊。你們生出這樣的懷疑，豈不是誤會大了耶？」

當時在側看扶乩的人，一半人信一半人不信，我卻認為這樣的言語真有滋味啊。

我說：「為這個富翁自作傳贊，就要托付這些人了啊，這是當然之理。」

長恨

劉約齋舍人說了一個故事，一位劉生，名寅（這個故事是在劉景南家飲酒時說起的，南北鄉音各異，不知是此寅字否也。），家裡實在是酷貧，他

的父親早年與一好友訂下了子女的婚姻，只是一諾為定，也沒有媒妁，更無交換婚書庚帖，也沒有聘幣，然則兩家的子女都不知情。

劉寅的父親死後，好友也死了，劉寅是少不更事，家裡更是困苦極了，以至於他要寄食僧寮。友人的妻子想要悔婚，劉寅也不知該怎麼辦。可是女孩竟然鬱鬱而死。劉寅知道了未婚妻死了，只能內心痛悼而已。

當晚，劉寅燈下獨坐，內心悵悵不寧，忽然聽聞窗外有啜泣聲，問他是誰也不回應，只是啜泣不已，劉寅一問再問，也彷彿只聽見回答了一個我字，劉寅頓悟說：「是妳麼？我知道了啊。但是事已至此，只求來生相聚了」劉寅說完，那啜泣聲也消失了。

後來劉寅也是夭亡了，可惜沒有好事者來將兩人合葬華山。

《長恨歌》寫道：「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了期。」難道就是說這個嗎？雖然女方悔婚無跡，也不能說那個女子貞潔；女孩也是病死的，更不能說她烈，然而女孩的意志則是又貞又烈啊。

說這個故事時滿座嘆息，竟然忘了問劉生的籍貫。他生前是住在蘇州附近，想必他的鄉里也不遠啊？

信與不信

河間有個遊僧，在市場上賣藥，常拿一尊銅佛置於案上，然後拿個盤子放藥丸，銅佛鑄造成伸手取物形狀。如果有人要買藥，必須先祝禱於佛前，然後捧起盤子，端到佛像前。如果病可治的人，則丸藥會躍入佛手；疾病難治的人祝禱，則丸藥不會躍出，舉國都相信這種神蹟。

後來有人在那位遊僧寄宿的佛寺內，看見他其閉戶研磨鐵屑，才領悟他盤中的丸藥，必定有一半摻有鐵屑，一半無鐵屑；那尊銅佛的手必定是磁石做的，然後裝金於外，看起來像是一體鑄成的銅佛，驗之果然，遊僧賣藥的詐術才敗了。

當時正好也有有個講學的人，講學時滿嘴仁義道德，卻陰寫訟牒，被人揭發了！當他到了官府，仍然驕傲的毫不介意，侃侃而爭，將一切都否認了！官員取來他所批註的《性理大全》核對，筆跡都相符，講學的人才叩頭伏罪。

太守徐景曾，本身就是一位通儒，聽了這兩個故事，笑著說：「我平生信佛不信僧，信聖賢不信道學，如今看來，真的是這樣啊。」

作鬼也難

楊槐亭前輩有個族叔，夏日讀書山寺中。到了夜半，弟子們都睡了，獨

有他秉燭咿唔背誦。倦極了假寐，卻聽聞有人叩窗，說：「敢敬問先生，從這裡要往某村當從何路去呢？」

他怪問是誰？回答說：「我是鬼，這深山裡豁谷重複，我是獨行迷路了。空山中的鬼本來就稀疏，偶而遇見一二隻無賴賤鬼，我也不想和他們說話，即使問路，他們也未必肯說。我與君雖然幽冥相隔，但是氣類原是同一類，所以聽聞讀書聲而來啊。」

族叔就告知對方路途，鬼道謝而去。後來他將這件是告訴了楊槐亭，楊槐亭憮然說：「我現在才知道，不愛群居又孤介寡合的人，即使作了鬼，也難啊。」

妙語

李秋崖與金谷村，曾經在秋天的夜裡，同坐濟南的歷下亭。當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

李秋崖說：「韋應物寫『流雲吐華月』一句，氣象天然，覺得張子野寫『雲破月來花弄影』的句子，便多少著力了些。」

金谷村當時未回答，忽然在黑暗處，有人說：「豈是只有著力與不著力呢？那意境完全不一樣，一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也完全不同啊。就像《花

間集》裡的『細雨濕流光』一句，在詞家是為妙語，在詩家則是廢了的句子呢。」

兩人愕然驚顧，四處寂無一人！

博辯

膠州法南墅，曾經偕一位友人登日觀峰看日出。到了那裡，早就有一個道士倚著石頭坐，態度傲慢，也不起身行禮，二人於是也不肯與他說話。

俄而丹曦欲吐，海天晃耀，霞光千匯萬狀，不可端倪。

法南墅吟誦元人張養浩的詩，說：「『萬古齊州煙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日出前的光耀，果真是如此啊！」

道士忽然微笑說：「李賀用作夢形容天的詩句，故然是奇語。可用來形容泰山，不太假借了嗎？」

法南墅回顧一眼，道士就不再言語了。

太陽光燦燦的湧上天空，法南墅對著友人說：「太陽是真火，所以能入水不沾溼啊。」

道士又哂笑說：「你說這太陽是自海出嗎？由此可知你是不知天形，所以也不知地形；既然不知地形，難怪也不知水形啊。」

天橢圓如雞卵，地渾圓如彈丸，水則附著在地上而流動，如同核桃的皺皺。橢圓者，東西遠而上下近，天上凡有九重。最上的一層名「宗動」，是元氣之表，無象可窺探；次一層為「恒星」，高不可測；以下七重，則是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隨著大氣旋轉，距離地面且二百多萬里，也沒有什麼海啊。

地球渾圓者，所以地球上沒有頂，一身所立之處都是頂；大地也沒有正平之處，目光所見之處皆為地平。在廣漠之野，放眼四望天地相接處有地平線，那地平線如同圓規畫出來的，只是中間略高四處略低而已，那就是證明。圓規以外，是眼目所不見的地方，就是地平下啊。

湖海之中，放眼四望，天水相合處，也是圓中規，但是水又隨著地形，所以也是中間略高，而四處略低之證也。然而江河之水又狹又淺，夾著兩岸，行走於地表中，所以日出地上，大地才受日光。

惟有海上至廣至深，附於地面，無所障蔽，所以中間高四處略低，如水晶球的半球，太陽還沒上到地平線，日影上射，所以初見日出如一線；日出一半近地平線時，則呈現斜影橫穿，所以未明先睹，那是日之倒影啊。

今日所見的，是日之影，不是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倒映，不是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啊。至於日出到地平線以上，則日影斜落海底，才轉而不能見了。

儒家看見這種景象，都以為是天包水、水浮地、說太陽出入於水中，而不知是太陽自然在天、水自附在地呢。

佛家也沒見過這種景象，所以形容須彌山四面為四州，太陽長環繞此山，南邊是白晝則北邊是夜晚，東邊是黃昏則西邊有朝陽，說是太陽常旋轉，所以平行竟不入地啊。以今日所見來證明，更是謬誤，不必饒口再辯了啊。」

法南野驚訝他的博辯，想要再繼續與他說話。

道士笑說：「再說得透測些。你不知這地球的九萬里之圍圓，是漸漸而施開，又漸漸而轉動，漸施漸轉，遂至於周圍環繞，所以人能正立在土地上，不能倒立，你若是用明朝楊光先的說法來苦相詰難。老夫我平慵懶惰的很，也不能與你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啊（大郎山在亞祿國，與中國上下反對，其地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就這樣了吧。」道士振衣逕去，竟猜不出他是何許人啊。

殺人以活人

大學士溫公說了一個故事，征烏什之時，有個驍騎校的腹肚中了幾刀，醫者都不能縫。正好其他軍士俘虜了好幾個回人婦女，醫者說：「有了！」

醫者選了一個年壯肥白的俘虜，活活的將她的肚皮割了下來！縫在驍騎

校的刀創上，再用匹帛纏束驍騎校的腹肚，那驍騎校竟然好了。刀創痊癒後，兩張皮渾然合為一體，痛癢也如一。

溫公說：「若不是戰陣也沒有這種病，若不是戰陣，也沒有這種醫療啊。」信然。

然而叛徒逆黨，於法律本來就該誅殺，即使不剝皮膚，也是要斷頭的，剝了皮用來救助忠義之士，當然不同於殺人以活人啊。

永嘉之徒

周化源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士人游覽黃山，留連松石之間，日暮忘歸。夜色蒼茫四合，草深苔滑，兩人乃共坐於懸崖之下。仰視峭壁，遠處猿鳥路窮，中間有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竟然看見另有二人坐在石上，這兩個士人知道前面那兩人，不是仙就是鬼，於是屏息靜聽那兩人說話。

右一人說：「剛才到嶽麓書院去，又聽聞此翁又說了些什麼啊？」

左一人說：「去的時候，他們才在聚講《西銘》，我回來的時候又在講《大學衍義》。」

右一人說：「《西銘》論萬物一體，道理原就是如此。然而豈有人明明心裡知道此理，還要說成道濟天下呢？你看看這父母之於子女，可說是愛之

深吧？孩子有了疾病，為什麼不能治療？孩子患難，為何以不能救？只因為不懂救治方法啊。

這好比不是父子就不是同一身體了啊，人之一身，沒有不深自愛惜的，自己的疾病，為何不能治療了呢？自己有了麻煩，為何又不能自救了呢？那是自己也沒有自救的方法啊。

如今不講經營國家治理人民之政、不懂捍災禦變的方法，只會說『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這種話，果然是此心一舉而萬物都平安了嗎？遭到疾病和災難都能活了嗎？這我還真不知道呢。

至於《大學》的條目，從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那是節節相因，有次第，也是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來就是節節相因。然而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溉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也是節節各有其功力、次第的。

西山作《大學衍義》，羅列條目只到齊家而止，所謂的治國平天下，可有什麼舉而措之的方法或原則嗎？真不知虞舜之時，果然是有了瞽瞍的允若，洪水才平息、三苗民才改變風俗的嗎？或是還有其他的治法存在呢？

又不知周文王之世，果然是有太姒嗣徽音而江漢之地才歸化？崇侯即順

服了嗎？還是別有政典存在呢？如今把一切都棄置了，只是歸本於「齊家」之說，不再講究次第，就如同土可生苗一步一步上來，難到只是炊土就能當飯吃了嗎？這我還真的不知道啊。」

左一人說：「瓊山補輟，難道沒有治平之道嗎？難道不完備嗎？」

右一人曰：「真德秀過於拘泥其本，邱濬又過於追逐末節。都不講究古今之時勢大不同，也不揆度南北之情形不同，瑣瑣屑屑的，總是說了一堆的法子，要是都一一上疏請求施行，那就要天下大亂了啊。」

其中就「海運」一議，他們羅列了歷年來漂失船隻的數量，說是若能省下轉運之費，就足以相抵了！他們都不知那一艘船的人命，何止數十人；合數十艘遇難的船，人員死亡逾千百，又拿什麼來抵呢？這真是妄談而已啊！」

左一人說：「那是他們的想當然爾啊！又諸儒所講述的「封建井田」制度，可都是先王的大法，也有太平時節的想推出來實驗，那又究竟怎麼怎麼回事呢？」

右一人說：「封建井田制度，斷斷不可行！反對的人多了。然而講學家卻都是抱持贊成的多，那是講學家們別有用意，只是反對的人不得其要領反對啊。」

封建井田制度的不可行，反對的人都知道原因，而講學者也都是心知肚明。但是明明知道不可行，卻又贊成的人又一定要贊成不可？那是因為，他們可以借著一件不可能行的大事，來安藏其身，既能賺名、又能賺錢啊！講學家他們，大力的宣揚理氣，說性、說心，樣樣都是恍惚沒實質證據的道理，誰又能考究未分天地之前，天下是什麼形狀呢？這些幽微曖昧之中，又是作何情態呢？

至於實事，那就有證明和憑藉了。試了如果沒效，則人人都看見他們的短處了啊。所以必然拿一種不可能行的制度來說法，還使人必不能試驗、也必不肯試驗，更不敢試驗，然後他們就可以大聲的告訴人民說：『我所傳的先王之法，我的法子可以為萬世致太平，可是卻沒人來用啊！』一般人不知究竟，也不能問清楚，然後也會相率而嘆息著說：『先生真是有扶佐帝王之才啊，可惜了竟然不受重用。』大家都這樣說了。

不是也有個故事說，要看見棘刺之端的母猴雕像，就要齋戒三個月才能觀見，說的就是這種伎倆。一定要有次第，先有了棘刺，還要說棘刺上雕有母猴，這才能讓人得以有說詞，齋戒三個月便是偽托空言，並沒有真的母猴。這天下之至巧啊，莫過於了了，反駁的人以迂闊來議論，那是不識其中的用意啊！」

石上的兩人相與嘆息良久，劃然長嘯而去。

懸崖下一位士人竊記他們說的言語，也不時為人轉述這個故事。有講學者聽了，說：「學只是求聞道而已。而所謂的道，都只是天，性，心而已。這忠孝節義，都還沒做到；禮樂刑政，更是末節的末節，會這樣說的人，必定是永嘉之徒了！」

楚楚有致

劉香畹家齋戒扶乩，邀我去，我沒空去，事後傳了一首詩曰：

「是處春山長藥苗，閒隨蝴蝶過溪橋；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斲槐根木癭瓢。」

「飛巖倒掛萬年藤，猿狖攀緣到未能。記得隨身棕拂子，前年遺在最高層。」

雖意境微狹些，也是楚楚有致呢。

原心

《春秋》有原心之法，也有誅心之法。一切情由的的結論，都看那人的

初發之心。

青縣有個人，犯了殺頭的大罪，當時的縣令好外寵，喜歡男童。犯人的兒子年紀約十四、五歲，長相頗為秀麗，乘著縣令赴省，夜宿館舍之時，在中途攔截縣令的官轎，托言送牒文自訴，而獻出了自己！那個犯人竟然被釋放了。

那個孩子成了縣令的變童，當時人都不以變童來輕賤他，那是因為，他為了救父親的原心，是這樣令人感動。

里中有個少婦與丈夫狎昵無度，丈夫竟然枯槁病死了！婆婆察覺媳婦的本性，實在是個佚蕩淫婦，從此以後，她親自監督。與媳婦同眠同食，出入也必定一起偕行，五六年來，婆婆都未嘗離開她一步，那個媳婦竟然鬱鬱以終。婦人實為節婦，可是人們不以節婦看待她，那是誅其心也。

我認為此變童與烈女郭六的事相類似，只欠一死而已（語詳《灤陽消夏錄》「烈女郭六」）。至於那個媳婦的心，就不可知了，然而她丈夫死後，她也能守節。《大車》之詩所謂的「畏子不奔，畏子不敢」者，說的是古代的男女畏懼刑政，所以不敢私奔，因為上有刑罰，所以人們還能守著禮法。我卻認為，君子當與人為善，蓋棺之後，也應該以節婦來看待她啊。

啄木鳥

啄木鳥能像道士一樣，跳著禹步做劾禁的事，這事竟然是真的！奴子李福，生性頑劣無比，他曾爬上高大的樹上，拿木塞塞住其鳥穴的洞口，還將凸出的地方鋸平了，要使啄木鳥無法咬出來，然後他自己伏在草間伺候。等啄木鳥返回巢穴，看洞口被塞死了！果然翩然下樹，以鳥喙畫沙，好像畫符篆一樣，畫畢，展開羽翼拂之，樹上穴口的塞子，錚錚然拔出，從裡面跳出來，如同激箭！這種事，人豈可以理解呢？

我在書局銷毀妖書，見到《萬法歸宗》一書，其中記載有這類符籙，筆畫縱橫交貫，略如小篆，每一字獨立，並無畫字相連之形，也不知怎麼會這樣畫？也不知是否可信呢？

同類相招

李福又曾經在月黑之夜，跑去村子南邊外的亂葬崗裡，嗚嗚嗚的作鬼哭聲，用來驚嚇經過的行人。隨即磷火四起，遠處也都有鬼嗚嗚嗚的來赴，李福這才狼狽逃回來。這就是以類相招啊！所以說，好人家的子弟們，對於結

交朋友，應當更謹慎些了，看看自己所召來的，是什麼類型的朋友啊。

少見多怪

壬午年的順天鄉試期間，與安溪李延彬前輩同任分校。偶然說起虎。

李延彬說：「鄉里中有個人入山樵採，見到一位美麗的婦人隔澗行走，她的衣飾華麗，一點也不像村姑打扮，採樵人心知那是隻魅怪，只好伏在草叢中，看她要往何處去？」

正好有一匹母鹿引著小鹿下澗飲水，美麗的婦人看見了！突然撲地化為虎！一身華麗的衣飾委地，如同蟬蛻一樣，逕自撲向兩隻鹿，將牠們都吃了！一會兒仍然化成美麗婦人，好整以暇的整頓好衣飾，款款的沿著山路走了。

採樵人看她臨流照影的型態，真是妖媚橫生，差點都忘了她剛才化成餓虎的模樣了呢。」

秦澗泉前輩說：「妖媚能蠱惑人，只是不會變成老虎的形狀而已，然而捕噬之性都是一樣的啊，只是偶爾露出本質罷了，那個採樵人，驟然見到了真相，這才會驚奇不已，又何必少見多怪呢？」

氣韻

大學士伍公鎮守烏魯木齊的時日，頗喜歡吟詠，然而都不曾見過他的手稿。只有在驛站的牆壁上，見過他的一首詩，曰：

「極目孤城上，蒼茫見四郊。斜陽高樹頂，殘雪亂山坳。牧馬嘶歸櫪，啼鳥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鳴鼗。」頗有中唐時期的詩人氣韻。

感動幽靈

束州佃戶邵仁我說了一個故事，有個李氏婦人，從娘家要回去夫家。太陽西斜日已薄暮，一時風雨大作，她只好避入廢廟中躲雨，風雨入夜後才稍稍停止，可是以經天黑不能行了。

正好一群客作（俗謂之短工。為人鋤田刈禾，計日收費，去來無定的人。）幾個人荷著鋤頭進入廢廟，她害怕遭到強暴，又避入廟後的破屋中。客作見到暗中有人影，相呼一起追著影跡要去找看。

婦人一時窘急無計，只好嗚嗚嗚的作鬼哭聲。隨即牆內外都有嗚嗚嗚的聲音，好像都來應答一樣。那些客作都驚怖而反，不敢再深入追查了。一直到夜半雨晴，婦人才得以偷偷逃走脫身。

這件事與李福的「同類相招」之事相類似，然而一個是招來群鬼追逐，這廢廟裡的鬼，好像是來相救援的。所以說，只要秉心真正，也未必不能感動幽靈啊。

奇女子

邵仁我又說了一個故事，有一群盜賊搶劫一家富室，攻下宅邸的樓門，都破門而入了！其黨徒們手拿火炬大刀，迫脅富家的眾人說：「敢呼救號叫者死！而且現在大風，你們的號呼，外人也不能聽見，找死有何益處！」

家人都噤口不敢出聲！富室家的一個灶婢，年紀十五、六歲，就睡在廚下，她於是密持火種，在黑暗中伏地蛇行，潛行爬到了後院積柴處，乘風縱火！焚燒家裡的積柴。

頓時煙燄燭天，火勢大發！闔村的人都驚起，數里內外，連鄰村的人都來救火。大眾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群盜與來救火的人們格鬥，都不能脫身了，竟然通通被擒。

主人深深感念此婢，想要留下她成為兒子的妻子。他的兒子也首肯。

說：「具此這等智識和謀略，必能當家，雖是灶婢，又有什麼關係？」

主人大喜，立刻去取衣飾來裝飾女孩，當夜就行了婚禮。

還說：「遲了則講究尊卑，論起良賤了，這事不一般，遲了，恐有變局矣。」

真是一個奇女子啊！

鬼魅能語

邊秋崖前輩說了一個故事，一位作官的人，夜裡到書齋，突然看見案上有一顆人頭，大駭！他以為是壞徵兆。里有道士能畫符籙，時常替人家辦理喪葬之事，那位官人急急召來道士占卜。

道士也駭說：「大凶！然而這種事是可禳解的，齋醮的費用不過百餘金而已。」

做官的人正要問道士如何做的時候，窗外有人說：「我不幸伏法而死，幽魂無頭，則不可轉生，所以需要時時自己提著頭，累贅的很。」

剛才看見您几案清潔滑淨，偶而將頭放在上面。您又猝然而來，我在倉皇中忘了提走我的頭，以致於相驚，這自是我的粗疏，無關您的禍福。術士妄語，你千萬不可聽信。」那個道士才喪氣而去。

又說也是有一家宦家，患了狐祟，延請術士來劾治，法力不驗，道士反而被狐所窘。道士跑回去找他的師父，又乞了師父的符籙回來。才要再登壇

檄將，以經聽聞樓上有搬移聲、呼應聲，洶洶然的，群弧一家相率離去。

那個術士顧盼之間頗為得意，宦家也是深深感謝。忽然抬頭見到牆壁上貼了一帖，寫著：「是你家的衰運將臨，所以我們可以來這裡擾亂。昨天你捐金九百，建了育嬰堂收養孤兒，德感明神，又增添福澤了，所以我們舉族而去。」

術士行法，是正巧遇上好時機，他據以為功，還深為忝竊。賜他一席酒菜，給他些面子，也是可以，若是有所酬贈，則是讓小人太僥倖了啊。」

那帖子上的每一個字只有一寸多，墨痕猶濕，術士慚愧沮喪竟然嚥口，什麼話也不敢說了。

梁簡文帝有《與湘東王書》引用諺語，說：「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以上這二個故事，可以說是鬼魅能語啊，術士們，你們可知道嗎？

二意深文

朱導江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妻子死了，喪期才過除服，忽然又請來一群僧人大作禮懺，情意甚是哀切，過於妻子初喪的時候。

有人問他，一開始他也不說，是所親近的人私下問他，那人才淚眼汪汪、

泫然說：「我與死去的亡婦相聚半生，初時也沒察覺她有什麼明顯的過失。

剛才我忽然夢到冥司，見女子數百人，都被銀鐐鎖鏈鎖著，鬼卒拿大棍子驅趕她們進入一處大官署中。俄而聽聞號呼聲悽悽慘慘，栗魄動魂，既而一一又帶了出來，每一個婦人都流血被斃，渾身浴血匍匐膝行，好像被牽著走的豬羊一樣。其中一人見了我招手，我一看，竟是我的亡妻啊！

我驚問：『何罪至此？』

亡妻說：『我坐罪的事，是對你有二意之罪啊。我以前認為這種事，是家庭的常態，沒想到陰律至嚴，竟然與欺父、欺君同一道理，所以墮落如此。』

問：『二意者是什麼事啊？』

亡妻說：『就是骨肉之中的私底子女，奴隸之中私底婢媼，親戚之中私底母黨，都不讓你知情而已。如今每到月朔之日，我必要來受鐵杖責打三十棍，不知要到何日才能得以脫解，來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如此的罪孽啊。』她還想說話，就以經被鬼卒拽曳去了。我與他多年伉儷，未免有情，所以要為她營齋造福啊。」

這夫婦之義是同牢合 之禮，於情最親了，親則不是疏者所能離間的；這父兄是敵體之義，父兄於分，本為最尊，尊長則不是卑者所能違背的。所

以夫婦二人要同心，否則家庭之內的纖微曲折，細微之事大多是男子所不能知道的細事，有些事就算讓丈夫知道了，可是男人卻不可能親自有所作為，這才需女人公平分配，這才足以彌縫其不足啊。

可是女人若徇其私愛，意有所偏，則機械百出，私底下就無所不為了。種種的弊端，種種的敗壞，都是從偏私而起，所以說關係重大，當然罪責也很重。

況且夫妻之間，是信之者至深，托之者至重啊！然而欺人不覺，還為所欲為，在朋友之中，還屬於負心的舉止，也都會干神重譴，則夫婦兩人原一體，夫婦之親分屬三綱，其負心之罪，不是更加倍厲害了嗎？

真沒想到夫妻間這樣尋常的細故，都要斷以這樣的嚴刑，所以不得不說，這真是引用法條苛刻啊。

千奇百怪

人情的狡詐，沒有無比京城裡所見到的這樣險詐啊。我曾經買羅小華墨十六錠，也是漆匣黯敝，那裝墨的木盒子是真的舊物。試磨之，竟然是搏泥染成黑色，不是真的墨，墨錠上的白霜，也是久放濕地所生出來的黴。

又丁卯年鄉試，我在借住的小寓附近買蠟燭，也點不起來。竟然內裡是

泥，外面裹一層羊脂的假蠟燭。

又夜裡有人唱賣爐鴨，從兄萬周買了一隻來作宵夜吃。竟然是一隻只有骨架的鴨子，鴨肉都沒了，裡面傳以泥土，外頭用紙糊，紙上染成炙爆之色，再塗上鴨油，只有兩隻鴨掌和頭頸是真的！

又奴子趙平以二千錢買來一雙皮靴，他還沾沾自喜便宜了呢。一日驟雨，趙平穿著皮靴出去，卻光著腳走回來！原來是皮靴筒子，是烏油高麗紙揉作縐紋而成，靴底則是糊黏敗絮，再用布條接合。難怪遇到大雨，皮靴就散了！其他的作偽多類於此，然而這都還是小事物。

有個選人見到對門的少婦甚是端麗，問人才知，原來是她的丈夫去游幕，隨著長官上任去了，她則是寄宿母家在京師，與母親同居。

過了幾個月，忽然白紙糊大門，全家號哭，則是他的丈夫訃音到了。她也設位祭奠，誦經追薦，也有弔者往來。既而漸漸的賣衣物，說是乏食，沒錢過日子了，還找媒人商議再嫁，那個選人於是入贅她家了。

又過了幾個月，突然她的丈夫生還！這才知道是誤傳凶問。作丈夫的大怒，就要去告官了。母女都為選人哀求，丈夫決定，將選人的囊篋行李都留下來，只是驅趕選人出門。

過了半年，選人在巡城御史處，看見這個婦人在公堂對簿。原來先前回

來的男人是那個婦人的愛人，兩人合謀挾取選人資財，後來，丈夫真的歸來而敗事了。這鬼域手法層出不窮，真是黎丘之技啊，豈不是愈出愈奇嗎？

又西城有一處大宅邸，約四五十楹，月租金二十多金。有一個人租住了半年多就走了，只因房客先期預繳納了一年租金，所以主人也不過問。

有一日，房客忽然閉門不開、搬走了！事前也不告知主人。是主人前往看視，則他的一大片宅邸瓦礫縱橫，無復寸椽，都被拆個精光，只有前後臨街的屋子還在。

原來那處宅邸前後都有門，租住的房客在後門設了一處木材販賣處，販賣建材，實際上是偷拆大宅內的梁柱門窗，間雜著其他木料，都賣完了人也跑了。

只因主人和房客各自居住一巷，所以人不能察覺。那一大片累棟住宅連同瓦片，都搬運無跡，真是神乎技啊！

然這五六件事，有的是貪便宜，有的是圖方便容易，都是因貪受餌，過錯也不都在人。

錢文敏公說：「與京師人交手，要斤斤自守，不墮入陷阱以經是萬幸了。稍見便宜事，必藏著機械狡詐，那些都是神奸巨蠹，有千奇百怪的手法，哪有什麼便宜事會輪到我們呢。」這真是誠實之言啊。

斟酌

王青士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弟弟要謀奪哥哥的產業，招來訟師到密室籌謀，沒日沒夜的謀劃細節。訟師為他設計機關安排陷阱，一步一步的安排周詳，又是反間計還有內應之術，事事無不設想周密。

謀劃既定，訟師掀著鬚鬚說：「就算令兄猛如虎豹，也難以逃出鐵網了，你怎麼報答我呢？」

弟弟感謝的說：「我與你至交，情同骨肉，豈敢忘了你的大德呢？」

當時兩人對據一方木几，忽然！木几下一人突出，繞行室內，翹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長毛髭髭好像穿著蓑衣，指著訟師說：

「先生斟酌啊，這個人說他視先生如骨肉，先生你難道不覺得危險嗎？」那隻怪物且笑且舞，躍上屋簷而去了。那二人與隨侍在側的童子都嚇昏了。

家人察覺聲息有異，相呼叫人入內看視，則室內的人都昏倒，不知人了。家人一陣忙亂，灌治到半夜，童子們先甦醒了，也都詳細描述所見所聞。弟弟和訟師則一直救治到天亮才能動。但是事機已泄，一時人言藉藉，所有的計謀都不能做了，那兩人好幾個月都閉門不敢出去。

相傳有一個人狎昵一個妓女，兩人極其相愛。男人想要為妓女脫籍，妓

女則堅拒不從，男人答應給妓女別宅自居，禮數也一如嫡妻，妓女更加拒絕了。

男人怪詰其緣故，妓女喟然說：「你拋棄結髮之妻要包養我，你豈是個可以托付終身的人？」這話與那隻單足跳舞的鬼所說的言語，可謂是所見著略同啊。

婦女偏私

張夫人，是我先祖母的親妹妹，先叔的外姑也。她病了，將死之前，回顧侍者們說：「我好不了！聽聞將死之人都會看見先亡之人，我今都看見了啊。」隨即環顧病榻，若有所見。

她喟然說：「我錯了啊。」俄而又拊枕說：「我大錯啊。」霎時瞑目齧齒，雙手拳握，指甲都掐掌有痕，

張夫人說：「真是大錯啊！」隨侍的家人都懷疑她說謊語，也不敢問。

過了很久，她叫人將女兒、媳婦們都叫到病榻前，張夫人告訴家裡的女眷說：

「我一直以為為夫族疏而母族親，可是今天來導引我的都是夫族的人，而母族則一個也沒來。我也一直以為，媳婦疏而女兒親，如今以經亡故的媳婦

就在左右，而亡女卻不見了。難道這是一氣者相關嗎？還是異派者不相屬呢？我回想平日的存心啊，難道不是厚待薄者、薄待親者麼？我大誤啊！你們就別再自誤了啊。」

這話是三叔母張太宜人所親聞的真實言語。這婦女偏私啊，至死不悟的多了，然而張夫人能說這話，還是大智慧之人啊，因為她能回頭猛省。

現身說法

孔子有言：「諫有五，吾從其諷。」聖人真是能洞悉事物和人情的人啊。親串中有一婦人無子，卻忌妒妾侍所生的庶子；她很照顧姪子，又偏心女婿，她誇獎姪兒、女婿對她的孝心，她的私心，叫那些得了她的好處的人，都聚眾成黨，勢力盤根錯節，實在是不可以理喻。

婦人有個老乳母，年紀八十多歲了。聽聞她是這樣掌理家事的，就顫巍巍的來見她，才一拜行禮，就痛哭失聲的說：「老奴以經三天沒飯吃了啊。」

婦人問：「何不去依著你姪兒吃呢？」

老乳母說了：「老奴以前也有蓄積，姪兒事我如事母，可是他將我的財產都拿光了以後，現在好像不相識的陌生人，我是求一碗飯吃，也不可得了啊。」

婦人又問：「何不依著你女婿呢？」

老乳母又說：「我女婿誘我的錢財一如我的姪兒，當我財盡以後，他棄我也和我姪兒一樣，就算是我有女兒，也沒辦法啊。」

婦人又問：「至親相負，何不去告官呢？」

老乳母說：「告了啊，官府以為，我以經是出嫁了的人，於本宗娘家是為異姓人；女兒也是以經出嫁了，又和我為異姓了啊。如果我收養姪子為兒子，則是格外之情，還能告贏，可是因為不曾收養，姪子於律法是无罪的啊，我也不能告他們了。」

婦人又問：「你將來怎麼辦啊？」

老乳母說：「亡夫以前隨著某官在外上任，曾經娶婦生了一個兒子，如今以經長成了。我告姪子與女婿時，官府以為，我既然有這個庶子，那麼他應當奉養嫡母，若是不養，則於律法當有重誅。以經發了公文去拘喚他了，只是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會找到他來。」

婦人一時爽然若失，從此以後，她的所做所為，遂漸漸改之。

這種事，是親戚族黨，說的唇焦舌敝也不能的爭的事實，然而這個老乳母才說了一個故事，就能叫她回轉心意。

現身說法，說的人無罪，但是聽的人足以為戒啊。觸龍之於趙太后，巧

妙地說動她放長安君到齊國作人質的故事，也是用這種方法啊。

第十七卷 姑忘聽之三

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雲並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秫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姓名年歲，並問：『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肴，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兒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為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媚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療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別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遇，幸勿他往，兒尚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既而見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鋪畚。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兒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

聞於岳帝。岳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蛻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臥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葬事畢，又啟曰：『今隸碧霞元君為女官，當往泰山，請共往。』故相偕至此，僦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後不知其所終。此與前所記狐女略相近。然彼有所為而為，故僅得追誅；此無所為而為，故竟能成道。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廟廊者，聞殿中鬼語曰：「奉牒拘某婦。某婦戀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詰，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計成敗。與命數爭，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誠之至，鬼神所不能奪者，挽回一二，間亦有之。與強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岳帝取進止，毋遽以厲鬼往也。」語訖，遂寂。

後不知究竟能攝否。然足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矣。

顧郎中德懋，世所稱判冥者也。嘗自言平反一獄，頗自喜。其姓名不敢泄，其事則有姑出其婦者，以小姑之讒，非其罪也。姑性卞，倉卒度無挽回理；而母家親黨無一人，遂披緇尼庵，待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婦，亦不能無情。庵旁有廢園，每約以夜伏破屋，而自逾牆缺私就之。來往歲餘，為其師所覺。師持戒嚴，以為污佛地，斥其夫勿來，來且逐婦，夫遂絕跡。婦竟鬱鬱死。冥官謂既入空門，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當從僧律科斷，議付泥犁。顧駁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違誓願，科以僧律，百喙無詞。此婦則無罪仳離，冀收覆水，恩非斷絕，志且堅貞。徒以孤苦無歸，托身荒剎。其為尼也，但可謂之毀容，未可謂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謂之借榻，不可謂之安禪。若據其浮蹤，執為惡業，

則瑤光奪婿，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逾牆幽會，跡似『贈以芍藥』，事均『採彼靡蕪』。人本同衾，理殊失節。陽律於未婚私媾，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恐視彼為輕。況已抑鬱捐生，縱有微愆，足以蔽罪。自應寬其薄罰，逕付轉輪。准理酌情，似乎兩協。一事上，冥王竟從其議。此語真妄，無可證驗。然據其所議，固持平之論矣。又，顧臨歿，自云以多泄陰事，謫為社公。姑存其說，亦足為輕談溫室者箴也。

庫爾喀喇烏蘇（庫爾喀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水也。）臺軍李印，嘗隨都司劉德行山中。見懸崖老松貫一矢，莫測其由。晚宿郵舍，印乃言：「昔過是地，遙見一騎飛馳來。疑為瑪哈沁，伏深草伺之。漸近，則一物似人非人，據馬上；馬乃野馬也。知為怪，發一矢中之。噉然如鐘聲，化黑煙去；野馬亦驚逸。今此矢在樹，

知為木妖也。」問：「頃見之，何不言？」曰：「射時彼原未見我，彼既有靈，恐聞之或報復，故寧默也。」其機警多類此。一日，塔爾巴哈臺押逋寇滿答爾至，命印接解。以鐵杵貫手，以鐵鏈從馬腹橫鎖其足。時已病，奄奄僅一息，與之食，亦不甚咽；在馬上每欲倒擲下，賴繫足得不墮。但慮其死，不慮其逃也。至戈壁，兩馬相並，又作欲墮狀。印舉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杵擊印仆馬下，即旋轡馳入戈壁去。戈壁東北連科布多（北路定邊副將軍所屬。），綿亙數百里，古無人跡，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偽也。參將岳濟，坐是獲重譴；印亦長枷。既而伊犁復捕得滿答爾。蓋額魯特來降者，賞賚最厚；滿答爾貪餌而出，因就擒。訊其何以敢再至，則曰：「我罪至重，諒必不料我來；我隨眾而來，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計良是，而不虞識其頂上箭瘢也。以印之巧密，而卒為術愚；以滿答爾之深險，而卒以詐敗。日以心鬥，誠不知其所窮。然任智終遇

其敵，未有千慮不一失者，則定理也。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竇其詞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淒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靜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跡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

香畹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塚，暮夜或見鬼形，或聞鬼語。老儒有膽殊不怖，其僮僕習慣，亦不怖也。一夕，隔牆語曰：「鄰君已久，知先生不訝。嘗聞吟詠，案上當有溫庭筠詩，乞錄其《達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語曰：「未句『鄴城風雨連天

草』，祈寫連為黏，則感極矣。頃爭此一字，與人賭小酒食也。」老儒適有溫集，遂舉投牆外。約一食頃，忽木葉亂飛，旋飈怒卷，泥沙灑窗戶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爾輩勿劣相，我籌之已熟。兩相角賭，必有一負；負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則吾詞曲；因其本書以招怨，則吾詞直。聽爾輩狡獪，吾不愧也。」語訖而風止。褚鶴汀曰：「究竟是讀書鬼，故雖負氣求勝，而能為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兩全乎？」王谷原曰：「君論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司爨王媼言，（即見醉鍾馗者。）有樵者，伐木山岡。力倦小憩，遙見一人持衣數襲，沿路棄之。不省其何故。諦視之，履險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慘淡不似人。疑為妖魅。登高樹瞰之，人已不見。由其棄衣之路，宛轉至山坳，則一虎伏焉。知

人為佞鬼，衣，所食者之遺也。急棄柴，自岡後遁。次日，聞某村某甲，於是地死於虎矣。路非人徑所必經，知其以衣為餌，導之至是也。物莫靈於人，人恒以餌取物，今物乃以餌取人，豈人弗靈哉！利汨其靈，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傳，獵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銃群擊，殪其三焉。則虎又以智敗矣。輾轉倚伏，機械又安有窮歟！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計萬萬不到此。聞佞役於虎，必得代乃轉生，是殆佞誘人自代，因引人捕虎報冤也。」佞者人所化，揆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佞助己，不知即佞害己矣。

梁豁堂言，有粵東大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衝舉可坐致。所費不貲，然亦時時有小驗。故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雖敝衣破笠，而神采落落，如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元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券也；

松鱸、臺菌，吳橙、閩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猶僕隸也。握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夢游。出黍顆之丹，點瓦石為黃金，百鍊不耗。粵商大駭服。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為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則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眾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求仙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真仙而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沖漠自然，與元氣為一，烏有如是種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已，佈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淨沖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爐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事；去爐火服餌，尚隔幾塵。況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遽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為，而告以種種不可為，

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情偽日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辯也。吾疾夫道家之滋偽，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丹，房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爾之召仙，攝靈魂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盧蹻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眾牽衣叩額曰：「下士沉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卻坐，顧粵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有一人揮手飛升者乎？」顧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鬻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綿綿不停，而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好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

骨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緣乃湊。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鷲；無怪無奇，是真秘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已失所在矣。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倉中，不甚為祟。然小兒女或近倉遊戲，輒被瓦擊。一日，廚下得一小狐，眾欲捶殺以泄憤，洪生曰：「是挑釁也。人與妖鬥，寧有勝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餌，親送至倉外。自是兒女輩往來其地，不復擊矣。此不戰而屈人也。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縣東留福莊。其鄰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鄰婦出視無一人，惟聞屋上語曰：「汝家犬太惡，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灶內，煩以煙燻之，當自出。」婦大駭，入視灶內，果嚶嚶有泣聲。問：「是何物，何以至此？」灶內小語曰：「我名綠雲，

狐家婢也。不勝鞭箠，逃匿於此，冀少緩須臾死，惟娘子哀之。」婦故長齋禮佛，意頗憐憫，向屋仰語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實不忍火攻。苟無大罪，乞仙家舍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應曰：「我二千錢新買得，那能即捨？」婦曰：「二千錢贖之，可乎？」良久，乃應曰：「是或尚可。」婦以錢擲於屋上，遂不聞聲。婦扣灶呼曰：「綠雲可出，我已贖得汝，汝主去矣。」灶內應曰：「感活命恩！今便隨娘子驅使。」婦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驚駭小兒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後每逢元旦，輒聞窗外呼曰：「綠雲叩頭！」

蒙古以羊骨卜，燒而觀其坼兆，猶蠻峒雞卜也。霍丈易書在葵蘇圖軍臺時，有老婦解此術。使卜歸期。婦側睨良久曰：「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與冠皆已具，行有兆矣。」越數月，又使

卜。婦一視即拜，曰：「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歸乎！」既而果賜環。又大學士溫公言，曩征烏什，俘回部十餘人，禁地窖中。一日，指口訴饑。投以杏，眾分食訖，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擲於地上，觀其縱橫奇偶，忽失聲哭。其黨環視，亦皆哭。既而駢誅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林錢卜也。是與蓍龜雖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龜之變；以物取數者，蓍之變。其藉人精神以有靈，理則一耳。

康熙癸巳秋，宋村廠佃戶周甲，不勝其婦之箠楚，夜伺婦寢，逃匿破廟。將待曉，介鄰里乞憐。婦覺之，追跡至廟，對神像數其罪，叱使伏受鞭。廟故有狐。鞭甫十餘，方哀呼，群狐合噪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齊奪甲置牆隅，執其婦，褫無寸縷，即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釋。突狐婦又合噪而出，曰：「男子但解護男子！渠背妻私匿某家女，不應死耶？」亦奪其婦置牆隅，而相率執甲。

群狐格鬥爭救，喧哄良久。守田者疑為劫盜，大呼鳴銃為聲援，狐乃各散。婦已委頓，甲竭蹶負以歸。王得庵先生時設帳於是，見婦在途中猶喃喃罵也。先生嘗曰：「快哉諸狐！可謂禮失而求野。狐婦乃惡傷其類，又別執一理，操同室之戈。蓋門戶分而朋黨起，朋黨盛而公論淆，轆轤紛紜，是非蠱起，其相軋也久矣。」

張鉉耳先生家，一夕覓一婢不見，意其遁逃。次日，乃醉臥宅後積薪下。空房鎖閉，不知其何從入也。沃髮漬面，至午乃蘇。言昨晚聞後院嬉笑聲，稔知狐魅，習慣不懼，竊從門隙窺之。見酒炙羅列，數少年方聚飲。俄為所覺，遽躍起擁我逾牆入。恍惚間如睡如夢，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陳釀醇濃，加以苛罰，遂至沉酣，不記幾時眠，亦不知其幾時去也。鉉耳先生素剛正，自往數之曰：「相處多年，除日日取柴外，兩無干犯。何突然越禮，以良家婢子，

作娼女侑觴？子弟猖狂，父兄安在？為家長者，寧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語曰：「兒輩冶蕩，業已笞之。然其間有一線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門，作謔詞乞肉，非出強牽。且其月下花前，採蘭贈芍，閱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兒輩敢通款曲。不然，則某婢某婢，色豈不佳，何終不敢犯乎？防範之疏，僕與先生似當兩分其過，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既笞兒，此婢吾亦當痛笞。」狐哂曰：「過擗梅之年，而不為之擇配偶；鬱而橫決，罪豈獨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媼至，凡年長數婢盡嫁之。

邱縣丞天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鄉貫，其語似澤、潞人也。剛勁有膽，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恒襪被獨宿，亦無所見聞。偶行經六盤山麓，日已曛黑，遂投止廢堡破屋。荒煙蔓草，四無人蹤，度萬萬無寇盜。解裝絆馬，拾枯枝爇火禦寒，竟展衾安臥。方

欲睡間，聞有哭聲。諦聽之，似在屋後，似出地下。時櫛櫛方然，室明如晝，因側眠，握刀以待之。俄聲漸近，已在窗外黑處鳴鳴不已，然終不露形。杜叱問曰：「平生未曾見爾輩。是何鬼物？可出面言。」暗中有應者曰：「身是女子，裸無寸縷，愧難相見。如不見棄，許入被中，則有物蔽形，可以對語。」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懼之，微哂曰：「欲入即入。」陰風颯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覩，掩面泣曰：「一語纔通，遽相偎倚。人雖冶蕩，何至於斯？緣有苦情，迫於陳訴，雖嫌造次，勿訝淫奔。此堡故群盜所居，妾偶獨行，為其所劫，盡褫衣裳簪珥，縛棄澗中。夏浸寒泉，冬埋積雪，沉陰沍凍，萬苦難名。後惡黨伏誅，廢為墟莽。無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見君子，機緣難再，千載一時。故忍恥相投，不辭自獻，擬以一宵之愛，乞市薄櫟，移骨平原。庶地氣少溫，得安營魄。倘更作佛事，超拔轉輪，則再造之恩，誓世世長執巾

櫛。」語訖拭淚，縱體入懷。杜慨然曰：「本謂爾為妖，乃沉冤如是！吾雖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挾制求歡，則落落丈夫義不出此。汝既畏冷，無妨就我取溫；如講幽期，則不如逕去。」女伏枕叩額，亦不再言。杜擁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曉，已失所在。乃留數日，為營葬營齋。越數載歸里，有鄰家小女，見杜輒戀戀相隨。後老而無子，求為側室。父母不肯，女自請相從，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為此鬼後身也。

《宋書·符瑞志》曰：「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然不言其形狀。蓋自然之寶也。」杜工部詩曰：「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似即指此。蕭銓詩曰：「珠簾半上珊瑚鉤。」則以珊瑚為鉤耳。余見故大學士楊公一帶鉤，長約四寸餘，圍約一寸六七分。其鉤就倒垂樞杈，截去附枝，作一螭頭。其繫緞環柱，亦就一橫出之癭瘤，

作一芝草。其幹天然彎曲，脈理分明，無一毫斧鑿跡。色跡純作櫻桃紅。殆為奇絕。其掛鉤之環，則以交柯連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圍相屬者。亦似天成。然珊瑚連理者多，佩環似此者亦多，不為異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間，其時珊瑚易致，價尚未昂云。

又余在烏魯木齊時，見故大學士溫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閣，質理瑩白。面有紅斑四點，皆大如指頂，鮮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煉，非琥珀燙，深入腠理，而暈腳四散，漸遠漸淡，以至於無，蓋天成也。公恒以自隨。木果木之戰，公理輪繫馬，慷慨捐身。此物想流落蠻煙瘴雨間矣。

又嘗見賈人持一玉簪，長五寸餘，圓如畫筆之管，上半純白，

下半瑩澈如琥珀，為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堅不肯售。余終疑為藥煉也。

五十年前，見董文恪公一玉蟹，質不甚巨，而純白無點瑕。獨視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則非隱青即隱黃隱赭，無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貴。頃與柘林司農話及，司農曰：「公在日，偶值匱乏，以六百金轉售之矣。」

益都有書生，才氣颯發，頗為雋上。一日，晚涼散步，與村女目成。密遣僕婦通詞，約某夕虛掩後門待。生潛蹤匿影，方暗中捫壁竊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見一厲鬼當戶立。狼狽奔回，幾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師忽端坐大言曰：「吾辛苦積得小陰鷺，當有一孫登第，何逾牆鑽穴，自敗成功？幸我變形阻之。未至削籍，

然亦殿兩舉矣。爾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無約束至此耶？」自批其頰十餘，昏然仆地。方灌治間，宅內僕婦亦自批其頰曰：「爾我家三世奴，豈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當勸戒，不從，則當告主人。乃獻媚希賞，幾誤其終身，豈非負心耶？後再不悛，且褫爾魄。」語訖亦昏仆。並久之乃蘇。門人李南澗曾親見之。蓋祖父之積累如是其難，子孫之敗壞如是其易也。祖父之於子孫如是，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長思乎？然南澗言，此生終身不第，顛顛以終。殆流蕩不返，其祖亦無如何歟？抑或附形於塾師，附形於僕婦，而不附形於其孫，亦不附形於其子，猶有溺愛者存，故終不知懲歟？

狐魅，人之所畏也。里有羅生者，讀小說雜記，稔聞狐女之姣麗，恨不一遇。近郊古塚，人云有狐，又云時或有人與狎昵。乃詣其窟穴，具贄幣牲醴，投書求婚姻。且云：「或香閨嬌女，並已乘

龍，或鄙棄樗材，不堪倚玉，則乞賜一豔婢，用充貴賤。銜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數日寂然。一夕，獨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燈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來充下陳，幸見收錄。」因叩謁如禮，凝眸側立，妖媚橫生。生大欣慰，即於是夜定情，自以為彩鸞甲帳，不是過也。婢善隱形，人不能見，雖遠行別宿，亦復相隨。益愜生所願，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竊食，物不足則盜衣裳器具，鬻錢以買，亦不知誰為料理。意有徒黨同來也。以是稍譙責之，然媚態柔情，搖魂動魄，低眉一盼，亦復回嗔。又冶蕩殊常，蠱惑萬狀，卜夜卜晝，靡有已時，尚嫌賺不足。以是家為之凋，體亦為之敝。久而疲於奔命，怨詈時聞，漸起釁端，遂成仇隙，呼朋引類，妖祟大興，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現形抗辯曰：「始緣祈請，本異私奔；繼奉主命，不為苟合。手繫具存，非無故為魅也。至於盜竊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豈不知？」

既以耽色之故，捨人而求狐，乃又責狐以人理，毋乃誅歟？即以人理而論，圖聲色之娛者，不能惜畜養之費。既充妾媵，即當仰食於主人；所給不敷，即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內，似此者多；較攘竊他人，終為有間。若夫閨房燕昵，何所不有？聖人制禮，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設以科條。在嫡配尚屬常情，在姬侍又其本分。錄以為罪，竊有未甘。」真人曰：「鳩眾肆擾，又何理乎？」曰：「嫁女與人，意圖求取。不滿所欲，聚黨喧哄者，不知凡幾。未聞有人科其罪，乃科罪於狐歟？」真人俯思良久，顧羅生笑曰：「君所謂求仁得仁，亦復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驅役鬼神，預人家兒女事。」後羅生家貧如洗，竟以療終。

從姪秀山言，奴子吳士俊嘗與人鬥，不勝，恚而求自盡。欲於村外覓僻地，甫出柵，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縊

更佳，左右牽掣，莫知所適。俄有舊識丁文奎者從北來，揮拳擊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歸。士俊惘惘如夢醒，自盡之心頓息。文奎亦先以縊死者。蓋二人同役於叔父栗甫公家。文奎歿後，其母嬰疾困臥，士俊嘗助以錢五百，故以是報之。此余家近歲事，與《新齊諧》所記鍼工遇鬼略相似，信鑒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而來，報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周景垣前輩言，有巨室眷屬，連艫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艦來同泊，門燈檣幟，亦官舫也。日欲沒時，艫中二十餘人，露刃躍過，盡驅婦女出艫外。有靚妝女子隔窗指一小婦曰：「此即是矣。」群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我即爾家某婢父！爾女酷虐我女，鞭箠炮烙無人理，幸逃出遇我。爾追捕未獲。銜冤次骨，今來復仇也！」言訖，揚帆順流去，斯須滅影。緝尋無跡，女竟不

知其所終。然情狀可想矣。夫貧至鬻女，豈復有所能為？而不慮其能為盜也；婢受慘毒，豈復能報，而不慮其父能為盜也。此所謂蜂蠆有毒歟！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殘忍者，偶以小過閉空房，凍餓死。然無傷痕，其父訟不得直，反受笞。冤憤莫釋，夜逾垣入，並其母女手刃之。緝捕多年，竟終漏網，是不為盜亦能報矣。又言京師某家火，夫婦子女並焚，亦群婢怨毒之所為。事無顯證，遂無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報矣。余有親串，鞭笞婢妾，嬉笑如兒戲，間有死者。一夕，有黑氣如車輪，自簷墮下，旋轉如風，啾啾然有聲，直入內室而隱。次日，疽發於項如栗顆，漸以四潰，首斷如斬。是人所不能報，鬼亦報之矣。人之愛子，誰不如我？其強者，銜冤茹痛，鬱結莫申，一決橫流，勢所必至；其弱者，橫遭荼毒，齎恨黃泉，哀感三靈，豈無神理？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世謂古玉皆昆吾刀刻，不盡然也。魏文帝《典論》，已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漢時已無此器。李義山詩：「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礪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為第一，其地即佛經之印度、《漢書》之身毒。精是技者，相傳猶漢武時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頗有中國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舊譜也。又云別有奇藥能軟玉，故細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嘗見瑪少宰興阿，自西域買來梅花一枝，虬幹夭矯，殆可以插瓶；而開之則上蓋下底成一盒，雖細條碎瓣，亦皆空中。又嘗見一鉢，內外兩重，可以轉而不可出，中間隙縫，僅如一發，搖之無聲，斷無容刀之理；刀亦斷無屈曲三折，透至鉢底之理。疑其又有黏合無跡之藥，不但能軟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見，謂之鬼工。今則納費輸琛，有如域內，亦尋常視之矣。

閩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閱歲餘，有親串見之別縣，初疑

貌相似，然聲音體態無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其小名。女忽回顧，知不謬。又疑為鬼，歸告其父母。開塚驗視，果空棺。共往蹤跡。初陽不相識。父母舉其胸脅癰痣，呼鄰婦密視，乃具伏。覓其夫，則已遁矣。蓋閩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飲之，一寸可屍噉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蘇，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婿，而私與鄰子狎。故磨此根使詐死，待其葬而發墓共逃也。婿家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時吳林塘官閩縣，親鞠是獄，欲引開棺見屍律，則人實未死，事異圖財；欲引藥迷子女例，則女本同謀，情殊掠賣。無正條可以擬罪，乃仍以姦拐本律斷。人情變幻，亦何所不有乎？

唐宋人最重通犀，所云種種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之簡作雙龍對立狀，宋孝宗之帶作南極老人扶杖像。見於諸書者不一，當非妄語。今惟有黑白二色，未聞有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歟？惟大

理石往往似畫，至今尚然。嘗見梁少司馬鐵幢家一插屏，作一鷹立老樹斜柯上，觜距翼尾，一一酷似；側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氣亦極生動。朱運使子穎，嘗以大理石鎮紙贈亡兒汝侓，長約二寸廣約一寸，厚約五六分。一面懸崖對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順流下；一面作雙松欹立，鍼鬣分明，下有水紋，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兩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題曰「輕舟出峽」，一題曰「松溪印月」，左側題「十嶽山人」，字皆八分書。蓋明王寅故物也。汝侓以獻余。余於器玩不甚留意，後為人取去。煙雲過眼矣。偶然憶及，因並記之。

舊蓄北宋苑畫八幅，不題名氏，絹絲如布，筆墨沉著工密，中有渾渾穆穆之氣，疑為真跡。所畫皆故事，而中有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隱現狀，上作一月銜樹杪，一女子衣帶飄舞，翩如飛鳥

似御風而行；一幅作曠野之中，一中使背詔立，一人衣巾襁褓自右來，二小兒迎拜於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狀。中使若不見三人，三人亦若不見中使；一幅作一堂甚華敞，階下列酒罍五，左側作豔女數人，靚裝彩服若貴家姬，右側作媼婢攜抱小兒女，皆侍立甚肅，中一人常服據榻坐，自抱一酒罍，持鑽鑽之。後前一幅辨為紅線，後二幅則終不知為誰。姑記於此，俟博雅者考之。

張石鄰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過；然慷慨尚義，視朋友之事如己事，勞與怨皆不避也。嘗夢其亡友某公，盛氣相詰曰：「君兩為縣令，凡故人子孫零替者無不收恤，獨我子數千里相投，視如陌路，何也？」先生夢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歟？夫所謂朋友，豈勢利相攀援，酒食相徵逐哉！為緩急可恃，而休戚相關也。我視君如弟兄，吾家奴結黨以蠹我，其勢蟠固。我無可如

何。我嘗密托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奸狀而恐招嫌怨，諱不肯言。及某某貫盈自敗，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為之解脫。我事之債不償，我財之給不給，君皆弗問，第求若輩感激，稱長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視我，而怪我視君如陌路，君忘之歟？」其人瑟縮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習氣，類以不談人過為君子，而不計其人之親疏，事之利害。余常見胡牧亭為群僕剝削，至衣食不給；同年朱學士竹君，奮然代為驅逐，牧亭生計乃稍蘇。又嘗見陳裕齋歿後，孀妾孤兒為其婿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奮然鳩率舊好，代為驅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時清議，稱古道者，百不一二；稱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嘗見崔總憲應階娶孫婦，賃彩轎親迎，其家奴互相鉤貫，非三百金不能得，眾喙一音。至前期一兩日，價更倍昂。崔公悲憤，自求朋友代賃，朋友皆避怨不肯應。甚有謂彩轎無定價，貧富貴賤各隨其人為消長，非他

人所可代賃，以巧為調停者。不得已，以己所乘轎，結綵繒用之。一時清議，謂坐視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謂善體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將烏乎質之哉？

朱青雷言，嘗謁椒山祠，見數人結伴入，眾皆叩拜，中一人獨長揖。或詰其故，曰：「楊公員外郎，我亦員外郎，品秩相等，無庭參禮也。」或又曰：「楊公忠臣。」怫然曰：「我奸臣乎？」于大羽因言，聶松巖嘗騎驢，遇一治磨者嗔不讓路，治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巖，安邱張卯君之弟子，以篆刻名一時。），何讓之有？」余亦言，交河一塾師與張晴嵐論文相詆，塾師怒曰：「我與汝同歲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處勝我耶？」三事相類。雖善辯者無如何也。田白巖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遇此種人，惟當以不治治之，亦於事無害；必欲其解悟，彌出葛藤。嘗見兩生

同寓佛寺，一詈紫陽，一詈象山，喧詬至夜半。僧從旁解紛，又謂異端害正，共與僧鬥。次日，三人破額，詣訟庭。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乎？」

昌平有老嫗，蓄雞至多，惟賣其卵。有買雞充饌者，雖十倍其價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將曙時，唱聲競作，如傳呼之相應也。會刈麥暴於門外，群雞忽千百齊至，圍繞啄食。嫗持杖驅之不開，遍呼男女交手撲擊，東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呶間，住屋五楹，忽然摧圮，雞乃俱驚飛入山去。此與《宣室志》所載李甲家鼠報恩事相類。夫鶴知夜半，雞知將旦，氣之相感而精神動焉，非其能自知時也。故邵子曰：「禽鳥得氣之先。」至萬物成毀之數，斷非禽鳥所先知，何以聚族而來，脫主人於厄乎？此必有憑之者矣！

從姪汝夔言，甲乙並以捕狐為業，所居相距十餘里。一日，伺得一塚有狐跡，擬共往，約日落後會於某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塚側，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內，而自匿塚畔叢薄中；待狐歸穴，甲禦其出路，而乙在內禽繫之。乙暗坐至夜分，寂無音響，欲出與甲商進止。呼良久不應，試出尋之，則二墓碑橫壓穴口，僅隙光一線，闊寸許，重不可舉，乃知為甲所賣。次日，聞外有叱牛聲，極力號叫，牧者始聞。報其家往視，鳩人移石，已幽閉一晝夜矣。疑甲謀殺，率子弟詣甲，將報訟官。至半途，乃見甲裸體反縛柳樹上，眾圍而唾罵，或鞭撲之。蓋甲赴約時，路遇婦相調謔，因私狎於秫叢。時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脫手，婦躍起，掣其衣走，莫知所向。幸無人見，狼狽潛歸。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見之呼曰：「奴在此！」則鄰家少婦三四，睡於院中。忽見甲解衣就同臥，驚喚眾起。已棄衣逾牆遁。方共里黨追捕也。甲無以自白，惟呼天

而已。乙述昨事，乃知皆為狐所賣。然伺其穴而掩襲，此戕殺之仇也。戕殺之仇，以遊戲報之，一閉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褫其衣使受縛無辯，而人覺即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猶可謂善留餘地矣。

天下有極細之事，而皋陶亦不能斷者。門人折生遇蘭，健令也。

官安定日，有兩家爭一墳山，訟四五十一年，閱兩世矣。其地廣闊不盈畝，中有二塚，兩家各以為祖塋。問鄰證，則萬山之中，裏糧挈水乃能至，四無居人；問契券，則皆稱前明兵燹，已不存；問地糧串票，則兩造具在。其詞皆曰：「此地萬不足耕，無錙銖之利，而有地丁之額。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丘隴，不欲為他人占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體魄，誰肯涉訟數十年，認他人為祖宗者？」或疑為謀占吉地，則又皆曰：「秦隴素不講此事，實無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周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後，掘而別

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間，誰敢為之？」竟無以折服。又無均分理，無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鬥，每鬥必訟，官惟就鬥論鬥，更不問其所因矣。後蔡西齋為甘肅藩司，聞之曰：「此爭祭，非爭產也。盍以理喻之。」曰：「爾既自以為祖墓，應聽爾祭。其來爭祭者，既願以爾祖為祖，於爾祖無損，於爾亦無損也，聽其享薦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權詞，然迄不知其遵否也。

胡牧亭言，其鄉一富室，厚自奉養，閉門不與外事，人罕得識其面。不善治生而財終不耗，不善調攝而終無疾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即日來。比陳屍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欠伸，俄轉側，俄起坐，已復甦矣。官尚欲以逼污投繯，鍛鍊羅織，微以語導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寧有情到我？設其到我，方歡喜不暇，寧肯自

戕？實聞父不知何故，為官所杖殺，悲痛難釋，憤恚求死耳，無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類此。鄉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漠漠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無爭競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嗔怒心，人或構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牖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心為神所福，使之食報於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身異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諸君乃以為疑，不亦誤耶？」時在側者信不信參半，吾竊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傳贊，托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劉約齋舍人言，劉生名寅（此在劉景南家酒間話及，南北鄉音各異，不知是此寅字否也。），家酷貧，其父早年與一友訂婚姻，

一諾為定，無媒妁，無婚書庚帖，亦無聘幣，然子女則並知之也。劉生父卒，友亦卒，劉生少不更事，囊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謀悔婚，劉生無如之何。女竟鬱鬱死。劉生知之，痛悼而已。是夕，燈下獨坐，悵悵不寧，忽聞窗外啜泣聲，問之不應，而泣不已。固問之，彷彿似答一我字，劉生頓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來生相聚可也。」語訖遂寂。後劉生亦夭死。惜無人好事，竟不能合葬華山。《長恨歌》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了期。」此之謂乎？雖悔婚無跡，不能名以貞；又以病終，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則貞烈兼矣。說是事時滿座太息，而忘問劉生里貫。約齋家在蘇州，意其鄉里歟？

河間有遊僧，賣藥於市，以一銅佛置案上，而盤貯藥丸，佛作引手取物狀。有買者先禱於佛，而捧盤進之。病可治者，則丸躍入

佛手；其難治者，則丸不躍。舉國信之。後有人於所寓寺內，見其閉戶研鐵屑，乃悟其盤中之丸，必半有鐵屑，半無鐵屑；其佛手必磁石為之，而裝金於外。驗之信然，其術乃敗。會有講學者，陰作訟牒，為人所訐。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爭。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對，筆跡皆相符，乃叩額伏罪。太守徐公諱景曾，通儒也，聞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聖賢不信道學，今日觀之，灼然不謬。」

楊槐亭前輩有族叔，夏日讀書山寺中。至夜半，弟子皆睡，獨秉燭呷唔。倦極假寐，聞叩窗語曰：「敢敬問先生，此往某村當從何路？」怪問為誰，曰：「吾鬼也。谿谷重複，獨行失路。空山中鬼本稀疏，偶一二無賴賤鬼，不欲與言，即問之，亦未必肯相告。與君幽明雖隔，氣類原同，故聞書聲而至也。」具以告之，謝而去。

後以語槐亭，槐亭憮然曰：「吾乃知孤介寡合，即作鬼亦難。」

李秋崖與金谷村，嘗秋夜坐濟南歷下亭。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蘇州『流雲吐華月』句，氣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暗中人語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即如《花間集》『細雨濕流光』句，在詞家為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愕然驚顧，寂無一人。

膠州法南墅，嘗偕一友登日觀。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為禮，二人亦弗與言。俄丹曦欲吐，海天滉耀，千匯萬狀，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詩曰：「『萬古齊州煙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夢天詩，故為奇語。用之泰山，不

太假借乎？」南墅回顧，道士即不再言。既而踐烏湧上，南墅謂其友曰：「太陽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謂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蓋天橢圓如雞卵，地渾圓如彈丸，水則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皴。橢圓者，東西遠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動，元氣之表，無象可窺；次為恒星，高不可測；次七重，則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隨大氣旋轉，去地且二百餘萬里，無論海也。渾圓者，地無正頂，身所立處皆為頂；地無正平，目所見處皆為平。至廣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處，其圓中規，中高而四隕之證也，是為地平。圓規以外，目所不見者，則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處，亦圓中規，是又水隨地形，中高四隕之證也。然江河之水狹且淺，夾以兩岸，行於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廣至深，附於地面，無所障礙，故中高四隕之處，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

則初見如一線；日將近地平，則斜影橫穿，未明先睹。今所見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則影斜落海底，轉不能見矣。儒家蓋嘗見此景，故以為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於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見此景，故以須彌山四面為四州，日環繞此山，南晝則北夜，東暮則西朝，是日常旋轉，平行竟不入地。證以今日所見，其謬更無庸辯矣。」南墅驚其博辯，欲與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說。子不知九萬里之圍圓，以漸而進，以漸而轉，漸進漸轉，遂至周環，必以為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楊光先之說，苦相詰難。老夫慵惰，不能與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亞祿國，與中國上下反對，其地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逕去，竟莫測其何許人。

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刃，醫不能縫。適生俘數回婦，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剗腹皮，裹於創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創癒後，渾合為一，痛癢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信然。然叛徒逆黨法本應誅，即不剗膚，亦即斷脰。用救忠義之士，固異於殺人以活人爾。

周化源言，有二士游黃山，留連松石，日暮忘歸。夜色蒼茫，草深苔滑，乃共坐於懸崖之下。仰視峭壁，猿鳥路窮，中間片石斜欹，如雲出岫，缺月微升，見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即鬼，屏息靜聽。右一人曰：「頃游嶽麓，聞此翁又作何語？」左一人曰：「去時方聚講《西銘》，歸時又講《大學衍義》也。」右一人曰：「《西銘》論萬物一體，理原如是。然豈徒心知此理，即道濟天下乎？父母之

於子，可云愛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療？子有患難，何以不能救？無術焉而已。此猶非一身也。人之一身，慮無不深自愛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療？己之患難，何以不能救？亦無術焉而已。今不講體國經野之政、捍災禦變之方，而曰吾仁愛之心同於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舉萬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學》條目，自格致以至治平，節節相因，而節節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穀，穀成米，米成飯，本節節相因。然土不耕則不生苗，苗不灌則不得禾，禾不刈則不得穀，穀不舂則不得米，米不炊則不得飯，亦節節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學衍義》，列日至齊家而止，謂治國平天下可舉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時，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猶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漢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別有政典存乎？今一切棄置，而歸本於齊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為飯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

人曰：「瓊山所補，治平之道其備乎？」右一人曰：「真氏過於泥其本，邱氏又過於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時勢，不揆南北之情形，瑣瑣屑屑，縷陳多法，且一一疏請施行，是亂天下也。即其海運一議，臚列歷年漂失之數，謂所省轉運之費，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詎止數十；合數十舟即逾千百，又何為抵乎？亦妄談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則然矣。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實驗，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斷不可行，駁者眾矣。然講學家持是說者，意別有在，駁者未得其要領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駁者知之，講學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說，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蓋言理言氣，言性言心，皆恍惚無可質，誰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狀；幽微曖昧之中，作何情態乎？至於實事，則有憑矣。試之而不效，則人人見其短長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說，使人必不能試，必不肯試，必不敢試，而後可號

於眾曰：『吾所傳先王之法，吾之法可為萬世致太平，而無如人不
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詰，則亦相率而嘆曰：『先生王佐之才，惜
哉不竟其用。』云爾。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而要以三月齋戒乃能觀，
是即此術。第彼猶有棘刺，猶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托之
空言，並無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過於是。駁者乃以迂闊議
之，烏識其用意哉！」相與太息者久之，劃然長嘯而去。二士竊記
其語，頗為人述之。有講學者聞之，曰：「學求聞道而已。所謂道者，
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節義，猶為末務；禮樂刑政，更末之末矣。
為是說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

劉香畹寓齋扶乩，邀余，未赴。或傳其二詩曰：「是處春山長
藥苗，閒隨蝴蝶過溪橋；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斲槐根木瘦瓢。」「飛
巖倒掛萬年藤，猿狖攀緣到未能。記得隨身棕拂子，前年遺在最高

層。」雖意境微狹，亦楚楚有致。

《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誅心之法。青縣有人陷大辟，縣令好外寵。其子年十四五，頗秀麗，乘其赴省宿館舍，邀之於途，托言牒訴而自獻焉。獄竟解。實為變童，人不以變童賤之，原其心也。里有少婦與其夫狎昵無度，夫病瘵死。姑察其性佚蕩，恒自監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年未嘗離一步。竟鬱鬱以終。實為節婦，人不以節婦許之，誅其心也。余謂此童與郭六事相類，惟欠一死耳（語詳《灤陽消夏錄》）。此婦心不可知，而身則無玷。《大車》之詩所謂「畏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猶為有刑政，則在下猶為守禮法。君子與人為善，蓋棺之後，固應仍以節許之。

啄木能禹步効禁，竟實有之。奴子李福，性頑劣，嘗登高木之

杪，以杙塞其穴口，而鋸平其外，伏草間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樹，以喙畫沙若符篆，畫畢，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杙，錚然拔出如激矢。此豈可以理解歟？余在書局銷毀妖書，見《萬法歸宗》中載有是符，其畫縱橫交貫，略如小篆兩無字相並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李福又嘗於月黑之夜，出村南叢塚間，嗚嗚作鬼聲，以恐行人。俄磷火四起，皆嗚嗚來赴，福乃狼狽逃歸。此以類相召也。故人家子弟，於交遊當慎其所召。

壬午順天鄉試，與安溪李延彬前輩同分校。偶然說虎，延彬曰：「里有入山樵採者，見一美婦隔澗行，衣飾華麗，不似村妝，心知為魅，伏叢薄中覘所往。適一鹿引麋下澗飲，婦見之，突撲地化為

虎，衣飾委地如蟬蛻，逕搏二鹿食之。斯須仍化美婦，整頓衣飾，款款循山去。臨流照影，妖媚橫生，幾忘其曾為虎也。」秦澗泉前輩曰：「妖媚蠱惑，但不變虎形耳，捕噬之性則一也。偶露本質，遽相驚訝，此樵何少見多怪乎？」

大學士伍公鎮烏魯木齊日，頗喜吟詠，而未睹其稿。惟於驛壁見一詩曰：「極目孤城上，蒼茫見四郊。斜陽高樹頂，殘雪亂山坳。牧馬嘶歸櫪，啼鳥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鳴轂。」殊有中唐氣韻。

東州佃戶邵仁我言，有李氏婦，自母家歸。日薄暮，風雨大作，避入廢廟中。入夜稍止，已暗不能行。適客作（俗謂之短工。為人鋤田刈禾，計日受值，去來無定者也。）數人荷鋤入，懼遭強暴，

又避入廟後破屋。客作暗中見影，相呼追跡。婦窘急無計，乃嗚嗚作鬼聲。既而牆內外並嗚嗚有聲，如相應答。數人怖而反。夜半雨晴，竟潛蹤得脫。此與李福事相類，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來相救援。雖謂秉心貞正，感動幽靈，亦未必不然也。

仁我又言，有盜劫一富室，攻樓門垂破。其黨手炬露刃，迫脅家眾曰：「敢號呼者死！且大風，號呼亦不聞，死何益！」皆噤不出聲。一灶婢年十五六，睡廚下，乃密持火種，黑暗中伏地蛇行，潛至後院，乘風縱火，焚其積柴。煙燄燭天，闔村驚起，數里內鄰村亦救視。大眾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晝，群盜格鬥不能脫，竟駢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為子婦。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雖灶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飾，即是夜成禮。曰：「遲則講尊卑，論良賤，是非不一，恐有變局矣。」亦奇女子哉！

邊秋崖前輩言，一宦家夜至書齋，突見案上一人首，大駭，

以為咎徵。里有道士能符籙，時預人喪葬事，急召占之。亦駭曰：

「大凶！然可禳解，齋醮之資，不過百餘金耳。」正擬議間，窗外

有人語曰：「身不幸伏法就終，幽魂無首，則不可轉生，故恒自提

攜，累如疣贅。頃見公棐几滑淨，偶置其上。適公猝至，倉皇忘

取，以致相驚，此自僕之粗疏，無關公之禍福。術士妄語，慎不可

聽。」道士仍喪氣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術士劾治，法不驗，

反為狐所窘。走投其師，更乞符籙至。方登壇檄將，已聞樓上搬移

聲、呼應聲，洶洶然相率而去。術士顧盼有德色，宦家亦深感謝。

忽舉首見壁上一帖，曰：「公衰運將臨，故吾輩得相擾。昨公捐金

九百，建育嬰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澤，故吾輩舉族而去。術士行

法適值其時，據以為功，深為忝竊。賜以觴豆，為稍障羞顏，庶幾

或可；若有所酬贈，則小人太僥倖矣。」字徑寸餘，墨痕猶濕，術

士慚沮，竟噤不敢言。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引諺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此二事者，可謂鬼魅能語矣，術士其知之。

朱導江言，有妻服已釋忽為禮懺者，意甚哀切，過於初喪。問之，初不言，所親或私叩之，乃泫然曰：「亡婦相聚半生，初未覺其有顯過。頃忽夢至冥司，見女子數百人，鎖以銀鐐，驅以骨朵，入一大官署中。俄聞號呼悽慘，栗魄動魂，既而一一引出，並流血被髡，匍匐膝行，如牽羊豕。中一人見我招手，視即亡婦。驚問：『何罪至此？』」曰：『坐事事與君懷二意。初謂家庭常態，不意陰律至嚴，與欺父欺君竟同一理，故墮落如斯。』問：『二意者何事？』曰：『不過骨肉之中私底子女，奴隸之中私底婢媼，親串之中私底母黨，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鐵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脫，此

累累者皆是也。』尚欲再言，已為鬼卒曳去。多年伉儷，未免有情，故為營齋造福耳。」「夫同牢之禮，於情最親，親則非疏者所能間；敵體之義，於分本尊，尊則非卑者所能違。故二人同心，則家庭之纖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與知而不能自為者，皆足以彌縫其闕。苟徇其私愛，意有所偏，則機械百出，亦可於耳目所不及者，無所不為。種種疊端，種種敗壞，皆從是起；所關者大，則其罪自不得輕。況信之者至深，托之者至重，而欺其不覺，為所欲為，在朋友猶屬負心，應干神譴，則人原一體，分屬三綱者，其負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尋常細故，斷以嚴刑，因不得謂之深文矣。

人情狙詐，無過於京師。余嘗買羅小華墨十六挺，漆匣黯敝，真舊物也。試之，乃搏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盪於濕地所生。又丁卯鄉試，在小寓買燭，蕪之不可燃。乃泥質而裹以羊脂。又燈下

有唱賣爐鴨者，從兄萬周買之。乃盡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內傳以泥，外糊以紙，染為炙爆之色，塗以油，惟兩掌頭頸為真。又奴子趙平以二千錢買得皮靴，甚自喜。一日驟雨，著以出，徒跣而歸。蓋勒則烏油高麗紙揉作縐紋，底則糊黏敗絮緣之以布。其他作偽多類此，然猶小物也。有選人見對門少婦甚端麗，問之，乃其夫游幕，寄家於京師，與母同居。越數月，忽白紙糊門，全家號哭，則其夫訃音至矣。設位祭奠，誦經追薦，亦頗有弔者。既而漸鬻衣物，云乏食且議嫁。選人因贅其家。又數月，突其夫生還，始知為誤傳凶問。夫怒甚，將訟官。母女哀吁，乃盡留其囊篋，驅選人出。越半載，選人在巡城御史處，見此婦對簿。則先歸者乃婦所歡，合謀挾取選人財，後其夫真歸而敗也。黎丘之技，不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約四五十楹，月租二十餘金。有一人住半載餘，恒先期納租，因不過問。一日，忽閉門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視，則縱橫瓦

礫，無復寸椽，惟前後臨街屋僅在。蓋是宅前後有門，居者於後門設木肆，販鬻屋材，而陰拆宅內之梁柱門窗，間雜賣之。各居一巷，故人不能覺。累棟連甍，搬運無跡，尤神乎技矣。然是五六事，或以取賤值，或以取便易，因貪受餌，其咎亦不盡在人。錢文敏公曰：「與京師人作緣，斤斤自守，不入陷阱已幸矣。稍見便宜，必藏機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豈有便宜到我輩。」誠哉是言也。

王青士言，有弟謀奪兄產者，招訟師至密室，篝燈籌畫。訟師為設機布阱，一一周詳，並反間內應之術，無不曲到。謀既定，訟師掀髯曰：「令兄雖猛如虎豹，亦難出鐵網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謝曰：「與君至交，情同骨肉，豈敢忘大德？」時兩人對據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繞室翹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長毛毵毵如蓑衣，指訟師曰：「先生斟酌，此君視先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

且笑且舞，躍上屋簷而去。二人與侍側童子並驚仆。家人覺聲息有異，相呼入視，已昏不知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蘇，具述所聞見。二人至曉乃能動。事機已泄，人言藉藉，竟寢其謀，閉門不出者數月。相傳有狎一妓者，相愛甚。然欲為脫籍，則拒不從，許以別宅自居，禮數如嫡，拒益力。怪詰其故，喟然曰：「君棄其結髮而匿我，此豈可托終身者乎？」與此鬼之言，可云所見略同矣。

張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時顧侍者曰：「不起矣。聞將死者見先亡，今見之矣。」即而環顧病榻，若有所覓。喟然曰：「錯矣。」俄又拊枕曰：「大錯矣。」俄又瞑目齧齒，掐掌有痕，曰：「真大錯矣！」疑為譫語，不敢問。良久，盡呼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向以為夫族疏而母族親，今來導者皆夫族，無母族也。吾向以為媳疏而女親，今亡媳在左右，而亡女不見也。」

非一氣者相關，異派者不屬乎？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誤矣，爾曹勿再誤也。」此三叔母張太宜人所親聞。婦女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猶是大智慧人，能回頭猛省也。

孔子有言：「諫有五，吾從其諷。」聖人之究悉物情也。親串

中一婦，無子而陰伎其庶子；姪若婿又媒孽短長，私黨膠固，殆不可以理喻。婦有老乳母，年八十餘矣。聞之，匍匐入謁，一拜，輒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婦問：「曷不依爾姪？」曰：「老奴初有所蓄積，姪事我如事母，誘我財盡。今如不相識，求一盂飯不得矣。」又問：「曷不依爾女若婿？」曰：「婿誘我財如我姪，我財盡後，棄我亦如我姪，雖我女無如何也。」又問：「至親相負，曷不訟之？」曰：「訟之矣，官以為我已出嫁，於本宗為異姓；女已出嫁，又於我為異姓。其收養為格外情，其不收養，律無罪，弗

能直也。」又問：「爾將來奈何？」曰：「亡夫昔隨某官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訟姪與婿時，官以為既有此子，當養嫡母，不養則律當重誅。已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耳。」婦爽然若失。自是所為遂漸改。此親戚族黨，唇焦舌敝不能爭者，而此嫗以數言回其意。現身說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耳。觸龍之於趙太后，蓋用此術矣。



經典古籍新編